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黃

表于一卷示余亦讀之

浸淫其傳日廣表正 慈妹見金集卷一

則知要百首且曰吾文成五十五

讀而後再讀則為所雅

凶斂

家財

直俟數百世後之論定卒與川淳嶽峙炳烺無極
彼一時甚盛之稱已斥諸敝帚敗羹供棄久矣然
後知聲光態色之貴醞釀而演化而源遠流行作者
難知者固不易也乎寔建威知名甚盛者以名知庭
表未嘗真知其文右數百世後之論定以故雖然集
之內聲光態色以奔走屠沽僮媪者什一殆未忘
情乎時之昧者耶吾弱庭表直俟之母以一時易
千古與可已 音

康熙丁巳孟夏書於八閩客舍



忍菴集文豪

太倉黃與堅庭表著

詞里謝浦泰心傳鈔

谷金夫駟書

辱惠書慰問甚至僕咄嗟者數日比度以爲已至貴
治貴治土瘠而民窳自潯陽來人言率如此僕甚喜
言者衆則人盡知其貧人盡知其貧則青望者可以
少已足下亦可以有而使遽膺一美郡此時之詎厲
叢叢而來矣庸愈乎僕不敏竊數數請於治民之道
真少試之而時命推頹加以羸疾當恐過此數年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力就衰不能為國家任使又四十以往閱世滋深少
怪多可覺少時剝鏡之氣漸而銷落甚以為歎也當
僕在京師足下過語曰子所以窺子者深矣子與家
侍御天樞求友四十年無子若者若子事可為無不
為天下有心人也吁僕今者何若哉豈有所以為之
者能為足下實此言哉僕自揣性落落與人交有
終始當死生患難時不轉目相背負他無毫末長
可為知己道然不以是遽棄者亦以其道之可勉也
古君子之自勵也沒身已耳少而壯壯而不至於老
且死其猶可為也若其選慎以自廢有年如不年也

厲其志作其氣雖老亦不衰况其不至於老且死而
及其壯者哉足下年長於僕才過於僕以是為政沛
其有餘僕之驚而不足於足下者天也抑撓之困之為
焉而不使之遂其為者天也此津津焉稍復究心
於詩古文非有所蔽而為之其亦不得已乎足下
固知僕者聊復為言之

與族人論三吳田產書

某曩者貢入太學貧無以治裝也所有田產悉棄之
迄今十有餘歲矣每秋稔時人盡頭會以斂某不名
一錢人或卒歲時飯糗與酒醪畢具某無旦夕儲挈
升斗貿於市而已君等嘗勸某買田以爲終以爲今
之以田售者獨下矣百金則百畝千金則千畝子列
薦紳可爲也盡勉之某坐而太息感諸君之愛我至
竊以爲計之不審也夫人之所貴乎田產者不獨以
自食將遺於子孫使得飽煖無害也試思今三吳之
田也能有之而富乎能不富而有之乎能富矣數十

正保其富乎惟富者不恃有其田始可以有之否則其貧也必其恃乎田者也且今之有之者必其貧者也貧則覆敗死亡踵及之而何以田為哉某觀今之閭閻諸姓也或其身或其子若孫忽而家不屋矣忽而墓不樹矣忽而毀屋累其妻孥斥賣其子姓矣問其故則皆曰以田也田之賦稅重且急胥吏之持檄者劫制以為利而恣其所嗜食飽則釋之不飽則縛之獄於廷閉於獄凍餒駭尋掠立迫恐其不忍加之亮夫盜賊者必以加之感饑寒而不能賦稅之良民至於肉飛骨銜脛斷指折斷官長以為固然民之不瘦

而死也幾希矣嗟今之殺人者罪至死然或輕文量減得丐其生不幸而死亦無償矣若有田者未有及於赦者也未有至於死而能免焉也生而欲其死之也不能即其死之而亦無救於生者是可為甚痛乎其聞之孝子不登焉不臨深以父母之身勿即於險也今田之不可有也若此顧以其身少試之得謂之孝乎哉百年之內旱潦水火干戈盜賊皆未可知而諸君欲以田為久長之計亦見其惑矣或曰今之治田者有一法焉胥吏之權逾於官長增減上下畢出其手若與促握交權相為指使凡賦稅歸後舉

無大憂有田可以無害吁若此者則又非某之所能也某素所勉厲惟是與正人為正事自以無愧豈以此區區者喪生平貽笑於知己哉誠若此雖田足以富某弗為也某今者幸無田產累僅乃托一廬蔽風雨惟望海內雨暘以時年穀豐稔某得不耕不稼粗足飲食於以誦讀詩書親沾太平之化我分已足即欲葬我先君子亦當擇壤於西山麓使擇薄易辦不至貽憂子孫某以此自勉之所以告人者亦如是而已某意已決願諸君勿復言

一 荅沈昭子書

辱足下覽僕所作賜以手教稱誦太過謂僕振抵至道歸於大成僕何以當此已觀足下所論婁東之學追原溯委詳悉懇摯為之泯然愧悚然懼繼以歎息又恐足下與僕有未至故敢竭其愚僕少時喜讀秦漢以下書酷嗜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諸文播摭鉤纂畢其材智常自以所得少寓於應世之文而世遂有以古學謬許僕者時與吳梅村先生講習磨礱指進於古人之學顧以及進取小作輒廢實未能殫精竭思破其真妄折其闕捷浩然其游於道德

之途也數年以來屏跡窮居忽焉將老舉生平結習
蕩然棄之而思所以為文也者深心以求之歛氣以
守之銳撻銛穎如疾取之或若子或若距或若循視
以迴翔或若迅舉以橫軼灑然莽然然不知其所
凌厲而止息也不知其所紆餘曲折而反於其原也
吁僕亦求其達而已矣求其能以僕所欲言者發之
於文而文能會之於心已矣其或有不至焉亦需之
以歲月舒徐以求之耳我婁百年來諸先生後先迭
起各以鴻材鉅識標舉絕學於秦漢於大家固未折
而殊之也顧世之論者率以我婁為止於秦漢之學

僕竊嘆焉夫秦漢已陋矣况其學於秦漢而止欤孔
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學至孔子孟無以復加而所言者止於如是學者
可以知所適已故余常謂秦漢之文駁而不精蔓而
不要獨以詞句之典瞻閎博謂之能皆其害於道而
不可以為能者也謂為文不學於秦漢不可謂學於
秦漢而止乎此舉廢其所學可乎哉昌黎自謂學孟
軻屈原司馬遷揚雄諸子而其文不斤斤以諸
子為規趨子瞻自謂讀漢書者數過以盡之而其文
未常以漢書為塗澤由此觀之而大家之所以為文

者亦有其道矣。僕學秦漢二十年，無以自得。比者，斷
：焉。以卮言繁說盡去，而後止。如雲霧之散於上，塵
空之滌於下，蟠得通朗焉。如煩疴之去，體重翳之
去，日人之出，俯仰得暢適焉。快矣哉！秦漢未有也。
不窮於涯，不知其源之遠，以致於顛，不知其
途之修，以廣也。不思與藉神與游，不知其離奇詭幻
造之無極也。若以文也，而求其合於道，合大家誰屬
哉？嗟！古學之興，非時不操也。僕材識淺，無能自
振，將閉口。嵎巖絕所，拍說梅村先生以海內鉅望，表
率來學，持斯言也。容有服而從之者，足下科名與梅

村等窮塚荒谷，皆知足下為好古士，以斯言闡明之。
推舉之，世之蔽於學而不知所通者，庶有信矣乎。吾
道猶可為勉之而已。昨所語於僕者，以歸足下，足下
其無辭。

風俗議

古帝王操大權以馭天下勢足以驅策其民馭效於旦夕然必紆徐曲折以忠厚之道得其心至於幾百年孳固不可解未嘗以術鉤取之以威劫致之以小忠信要約之蓋斤斤於風俗以是為久安長治之要也周末稍弱矣其治以德化傳世至三十秦與隋富強已極矣其治以刑法不二世西漢之治莫若文景文帝不用賈誼之紛更卒以安景帝用晁錯之刻削卒以亂唐以貞觀為稱首其後德宗以寬厚憲宗以苛急治亂亦以異千百年已來國之長短與天下之

治亂在厚薄之間而已語有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夫天下不能有治而無亂猶人之有飲食起居不能無飽煖之憂寒暑之患也善養身者節勞苦謹嗜慾却病於無病之日不至病已發求去病之方善治天下者消天下桀驁使之馴斂天下淳囂使之撲弭亂於未亂之先不至亂已成講禦亂之術是以古聖人不恃天下之無亂而恃我之心固結於民心天下可以膏治不至於為亂使天下之民厲廉耻興孝弟敦齒讓任媿睦雖有水旱之災干戈之擾盜賊之侵民心有帖然者天下不足憂使天下之民勇相搏智相

角少以侮其長賤以狎其貴強暴以吞噬其柔弱雖海內宴安邊鄙不警無水旱干戈盜賊由其間而其心有囂然不寧者天下必將有大患此人心之厚薄風俗之所由分也夫亂之後民心斲削日趨於薄必漸以仁摩以義以其淳樸固留之而後民心返於厚如是而可舍其本不之問也哉今人心亦大異矣馳斲亡節者謂之宏通稟詬亡志者謂之果銳僂削亡行誼者謂之廉幹脫有老成慙愿者必謂之魯鈍有度德而行量材而進者必謂之迂濶夫孔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孟子之學曰仁義而已矣假令孔孟在

今日亦將訕笑之誹議之起而排斥之人心至如此
可以之興教化幾治安乎古之爲治者非不知峻文
深刻可以齊衆力集衆事然嘗躊躇審顧要其始終
若有所甚重而不敢出者以帝王舉事有大快於其
前必有大不快於其後不如循循致治之爲愈也夫
名分者國之大閑也尊卑有章貴賤有等大小長幼
有別帝王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鄭子產曰直鈞
幼賤有罪况使在下者較轆其上而可直之哉以僅
僕抗其家主以役隸制其官長以駟僮暴其卿士此
春秋之所謂六逆也數十年朝廷之所尊閭閻之所

敬一旦得而摧折之凌辱之則名器不足以爲貴爵
位不足以爲榮高官大祿不足以爲重卽國家何恃
以宰制天下役使萬民哉夫天下之人至亡等也既
不能給求養欲卽於安而使日生僥倖之心覬覦非
分至於相爭奪而其饜猶未止此上有以驅之也上
之於下未嘗講仁型義而徒以財用相督責月要歲
計刻不暇給務持其毫末譴訶爲大故舉天下敝敝
焉從事於此救過不遑而莫爲特大體者矣上以之
勸沮下以之規趨人盡曉然知夫利之亟不可以終
日有自矜惜乎古之治天下者必使其民媿於爲非

而後可駸駸漸至於為善若其役於利惟意所欲為長惡遂非未有不至狂逞而為亂者矣曹參之為相也慎無擾黃霸之為吏也去太甚苛人之為國家惜元氣固根本類如此今使國家獎用謹愿之人黜遠剽銳之士勿以詐為智直為愚暴為能慈為劣躁為勇慎為弱而後以之安民也民其少安乎則夫風俗者亦在上有以善導之而何庸汲汲也

三吳水利議上

夫善於治水者審勢之強弱以規於久遠而已矣水之聚者疏其滯積以引之而又懼其散也擇其水之尤強者聚眾水以歸之使之有不可遏之勢而後能極其所必至夫三吳之水水之弱者也其能入於海則其強者也若行而不能至於海與至於海而為海所拒則又其弱也故治水於東南者要在多其助而勿復殺其權今太湖水之腹也吳淞江與劉家河水之口也二十年來口閉而腹壅臃腫於支流脈絡之間庚戌夏泛濫者三月工折大臣急請截漕之法以

濟之夫以幾十年淤澱之口一旦使流通宜乎盡東南之水畢其出於此而北者靈雨為災水復蕩瀆不少止此二水之權不足以操衆水之故也東南之在下流者以太湖為盈縮歲當大水太湖泛溢而無所制其出也必散於支河支河之所不能盡者必出而散於蘇松常三郡之田不能盡入吳淞劉河以入海而謂茲二水能驅衆水以歸於海得乎哉夫衆水不之歸則權不在二水而謂濟茲二水能收効於百全勢之所必無也東南水患莫大於海水之風強潮水之日弱海水強其入於腹內也日乘潮汐以為厲湖

水弱其出於海遲也平流漫衍不能更與海相距強於入日挾其沙土以濁水來弱於出日留其沙土以清水去而咽喉之處亦旋濬而旋塞耳宋元已來太湖南受苕霅諸水北受宣歙荆瀆諸水其勢壯盛卒未嘗為東南患自高淳立東壩溧陽立五堰迨宣歙之水出大江祇滙苕霅諸溪以入海而太湖之勢存其半其既也決夏駕浦顧浦截吳淞已北注劉河復濬范家瀆已南達黃浦而三江之勢存其半夫水之勢至於存其半殺之已極矣古治水諸大臣其籌畫東南非不詳以至顧其治水也類當水災迭告之時

亟為經營如夫拯溺者褰裳濡足務救其危迫而不暇計及於沉沒既起之後故其功祇於及其半而未暇計其全若欲致其全則固在紆迴以蓄之非役於倉猝而遂已也東南之水其首尾常在數百里之內故治水於一處必合數十處以治之杭嘉湖之水皆入於太湖太湖之水又從蘇松以入海江與浙支分派接如榮衛之交通血脈之共貫是以水之下流必借勢於上流而上流之水不可以不聚若其聚也水大力強箭激駛疾而後以之出於海使灑沙滄土滌蕩於海口不加浚而日以深否則水怠而力微雖古

人之決排疏濬卒其無施矣此今之議者欲行淘河之法以善後而愚以為無功也極非之使以東南諸水斷者屬之渙者合之滬泄者阻遏而完密之盡大湖之水暨巴陽泖澱諸湖之水皆入吳淞劉河以入海將江與浙惟恐湖水之不強與夫強之之不至而凡為滬瀆為堰壩為封閘以遏其衝殺其怒者舉得而廢矣斯不已治其本而末在所略乎不是之求而徒亟亟於開濬竊以為不二十年又將匍匐於茲役矣

三吳水利議下

太湖之水以導而入海為之利昔之以吳淞陸截吳淞上流者非矣宜興甯的欲開其地徙其民復於下流濬安亭諸浦以入海似得矣而尚未知其要也大禹之治水也水當懷襄隨山刊木決之以至海迄少殺也從事於敷土使高下得其宜以底績禹貢曰濬畝澮距川夫子之論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聖人興水利必肇以田功故常於上中下錯之田委新參伍定其區畫迄於周官猶詳載二耜一耦廣尺深尺之制蓋田與水其用以相因治之者亦不能

之以為二也三吳之田地勢窪下在在可以及流泉
通灌溉歲當靈滂太湖挾諸溪之水悍然四出而汪
滅阡陌之間惟固其隄防與相拒而水不至闡入以
為災則田之病乎水也其亦以田治之而已矣蓋田
之於東南所至而是非猶水之行於幾十里幾百里
而猶有縱橫不可知者也水之為勢慄厲奮迅不能
尺寸以治之若因田以治水如農之有畔各定其規
畫而尺寸皆可治故沃壤水之田廣為築岸此所謂
束水之法出於萬全而無一失者也今之治水者率
曰濬之已耳水淤如今日濬之以入海詎謂不宜顧

嘉湖杭在太湖上流諸溪之水以太湖為歸世瀉猶
近蘇松常在太湖下流太湖之水以海為歸距海甚
遠凡導而入海者水未出口而先經內地一泛濫而
蘇松常之田先受之納之海者其餘耳幾百年來太
湖水勢日以盈溢與蘇松常三郡之田率相抵秋冬
之水漫延瀨行已與田接一當春夏淫潦四集一二
分之水即可以沒三郡之田而欲恃此區區之口以
決洩東南之水此必不得之數矣宋時常熟已北以
二十四浦導之江崑山已東以一十二浦導之海顧
猶以江陰一帶多岡阜太倉一帶多漲沙不能盡瀉

腹內之水至堙塞况今三江祇於浚其二而口又高仰不能以吐泄乎惟三郡之田足以容太湖之水故湖與江平江與海平雖當大水而江之水止於平平不見其極太此蘇州一路古曰平江皆水不能入海之一據也誠於三冬之暇度其高下修築岸塍低窪者以次增加使各完固縱遇霪滂江湖之水極高於田而岸塍猶高出塘浦之上則雖大水不能入於田田既不受水舉湖之水東而歸之江江之水東而歸之海而東南之水率其安瀾矣水利有不然與乎古吳越錢氏於陂灑水口有壩有閘有堰門有水櫃以

衛田田有大小圍岸以捍水百餘年間僅長興一遭水患已惟南宋以治田為亟亟百五十年間行景定再遭水患是以宋李結議治水先議治田其治田三議曰款本日協力曰因時皆以并工築岸為切要夫狗末而為之智盡能索與少安不數年其功即以廢若從事於根本其始也從容不迫似乎無意以為功而其利常在數十年數百年之後古人之為斯民計長久固如是也噲治水者其勿以治田為末務而已之乎

請行圩岸之法議

井田之廢久矣而今有其遺法者圩岸之闢也其法
田與水縱橫交錯位位相承後人用之以捍水而於
蘇松也尤宜蓋蘇松地勢大約相反沿海水口宜下
也而積土凝沙高下聯屬反高於內地腹內宜高也
而水田卑洿連接滾蕩反下於瀕海出水之處一當
大水太湖之水未出於海先入於田此田之圍岸有
萬不容緩者康熙庚戌大濬吳淞江與劉河壬子秋
風雨衝突已熟之禾漂沒過半迄今而低區一望盡
為白水雖啓閘決放而瀰漫若故此由田皆容水而

水不歸之二日以出海也。古人開浚塘浦，原有兩旁大岬以固田。今徒決外塘，使諸條之水畢出於此，又不常峻四圍之岬，塍以為防，則水皆入於田，不能以出海。出海之處，腹窪口仰，腹窪則水之入也，易當春夏之時，不一昔而其田盡沉於水底。口仰則水之出也，難及其退。而時已迫於秋播種之無及，則是水一至而一歲之農功舉其荒於此。隄防可不立乎？宋嘉祐中，兩浙轉運使建議謂：蘇州民田一槩白水，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之說也。以爲而益信竊觀蘇州如常熟等處，先曾築岸者，今修葺完

固田自全熟至於長洲崑山吳縣等處，在在隄洋而貯水之區，淺深不等，猶有上坵中坵下坵之別。水之年量水多少，先自上坵種稻，次至中下，其間常多戲岸為之界限。凡已沒水田，原可逐段經營，不盡牽連漫漶，至於荒廢。以此推之，而蘇松之水仍可次第擘畫，正不必因水田之淹沒而遽委天災也。昔之人常以固岸為言，後未常不聽其說而謀之無專局職之無專官行之無經制員役，額設錢糧，上下因循，與為聊且，遂不能需効於三年五年之內，而小民之性又多愚頑，愚者不知無岸之害，頑者又不計有岸之

利其始也或緣舟楫之便截隄為涇或貪魚蒲之利
破圩為蕩而使岸之不能成其既也或有田不出以
築岍或一圩之內人衆以掣肘或一圩將完借名旁
圩擔誤以隳壞凡此者總不能併聚公私之力將此
項事理逐一修舉以至於成要之三吳水利非廣築
圩岸必其無功今已然之效蓋亦較著矣夫

國家之濬河以田也田之不治濬於何有若其田已
治雖水之厲也何傷况利因以阜興乎是以築岸一
事必宜踵濬河行之但濬河之後不能再議築岸惟
酌定條例頒行各府州縣著各區圩長將應修岸塍

先期報明於冬末春初加工竣事若係難工濬派兩
年修舉必期如式其塘浦大口應造堰閘先行應費
若干責成塘長輪年協辦如果工力太繁官為量給
如是則不過三年五年之內水利大成雖當大水永
永無患矣敢就昔人修築常規另書五則惟執事採
擇施行三吳幸甚

太倉田賦議

太倉自明弘治時割崑山常熟嘉定而為州曰皆濱海不任耕而規則紛更易為姦利嘉靖時始畫而歸一每畝以二斗八升為則沿至於今寢益增加而其害不可以勝詰請得而備言之宋元賦額崑常嘉三邑止於九升自明時加至四倍太倉以垆身斥鹵與腹內平田一體輸將此太倉之苦倍於蘇州也崑山所割一十七區惟七區稱沃壤餘皆浮沙瘠土而糧與七區同常熟濱海之區科糧一斗九升今三十八都均循此額獨三十九都改隸太倉為二十六二十

七二十八都則增科至二斗八升嘉定土高仰不宜
稻萬曆時奉議改折獨循義樂智二鄉等一埋身而
割隸太倉則起運如故此太倉之苦倍於崑山常熟
嘉定也太倉之偏苦如此而昔時尚可因沿者以土
產木棉凡南北大商歲齎白鏹輻輳而至小民得擅
木棉之利可以枝梧今則齊豫皆擔載而南貨多用
寡日賤其值祇恃閩廣之貿布少資織作而又百無
一至盡畝畝之獲朝夕且不支其必不能清理賦役
之事也審矣盍以明時會計詳核之可乎明季有練
餉均糧溢地等加派名色總計每畝猶止一錢有零

今條徵至一錢四分有零蠲免地丁尚比明季全額
此非正額之加而加之里徭也
國家之經制錢糧縱有開除無容減額凡額內之虧
欠與額外之折耗悉以派入里徭數有不日浮乎故
太倉雜派各項有之而銷圩之加派尤甚也太倉二
荒區歲有拋荒七海區歲有坍沒又營房墩堡橋路
歲有公占三次銷圩共去田一百四十餘頃其間有
開除即有加派區蠹奸胥遂以荒熟高下任其心手
一時減則未必真係坍荒而以所虧之額分派熟田
一州已受加則之累二十年間一銷圩一加賦每畝

加至五合有零是將安止乎然而銷圩之虧額僅加於已米數尚不多而辦料之增價解部之增費迭加於里徃不可以數計凡本折之賠駁皆出於民則夫民少幾何也順治時部議錢糧照萬曆時徵解審若然此二者皆所宜裁而重困或其少蘇耳否則緩征之說其尚可酌行也向來八月開徵至四月停徵今於正二月間舊課將完即比新課新舊交征應比無策數年以來民無不毀其居童其墓至於賣男貼婦而殉其軀皆髓盡膏竭而不能一措之故也歲當豐稔不之抵掌而遇災荒雖日加筮楚徒畢小民之命

而無補於國或徐圖之其尚可為也當此民力摧殘喘息纔屬一少需間而養民之術畧具於是牧民者盍思所以養之也而民其稍安乎

禮記集說辨疑序

夫經學之興三禮其後焉者也周禮儀禮與古差近禮記二百五十篇自戴聖刪存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明堂位月令學記三篇而記始定較之二禮尤後焉而獨行於後世者何也余觀古記惟學庸二篇得聖賢精微之旨之二篇者既取而別為書今之存者已難^悉凡戴氏之所輯比族連類參互交錯舉政治之粗迹倫物之細務悉載於編不斤斤於言禮而禮名之顧能於古聖人制禮之故旁敷曲暢以肆其周浹極其要歸而發揮旨蘊為尤至故周禮儀禮雖為元

傳所宗稱而後之議者獨以禮記懸學宮與詩易書
春秋為國家取士之準的亦以冀天世之人由此求
之而知禮者於是乎出也夫詩易書春秋有程朱蔡
先生為之挈其原竟其委使學者一意为師承
禮記自鄭氏以下說者亡慮四十家錯雜亡紀至宋
陳大可輯而為書要之差別有未精鉤提有未當其
亦使後之學者佞佞無適已耳陸子翼王所為學也
根抵六經而益精三禮之說終其生矻矻乎此篝燈
抄寫至於目眇手牒功不少廢故能以諸家之指確
為持擇於以去其踏駁解其蒙翳刪削其支離糾纏

而禮之為說其至矣夫二禮者禮之所為行禮記者
禮之所為言故朱子欲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
記之於二禮猶夫車有轅舟有櫂將以是言為行之
之具莫得而廢也自為說以滋眾使後之學者矇然
未定所規趨又將惑其說而二禮不可以為教故欲
以禮為之教當排纂諸說而益精之蓋翼王有以審
辨矣乃者補偏摘繆以發其淵微使先王之道灼其
斷徵確其可據或其教奄然數百年而有復興者於
是乎可冀余故書此以為序使世有踵之而起者而
余之說逾其有徵乎

五經考辨序

夫經學之譌何始乎自漢儒始也當秦火之後漢武
首崇六經古文競出以迄漢明石渠虎觀互為講肄
無不列太常置博士至於蔡邕校其文馬融鄭玄疏
其義甚盛矣而異同未有泯焉者蓋漢儒究於末而
不知道之所在也天下之理彖列於古今上下莫可
勝窮是以古聖人委折明之而學者亦以其理之宏
纖鉅細分別為之指要其所以為道者無異也若猶
定分別言之紛焉雜揉而試約之以其道凡同條共
貫無往而非聖人用心之所至則夫聖人之道一是

而已矣有一是無百非異同何自而起乎而漢儒之
以異同者此末之蔽也時齊魯諸儒各徇其說為
專家師承授受較古聖人大道之傳且重焉顧其所
自視以為道者祇於其一事一物證據之微末而不
知其所本是以道逾言而逾不明至於宋儒始一以
理為斷比物醜類如鉤之聯繩之貫其義以大通而
猶不能無少固者則後人之於經學也其亦單身已
耳郁子計登少敦古學不用於世乃屏跡深思取漢
已下百家之說排纂穿貫間以己意為折衷而詳論
其可否名之曰考辨亦有怒然其故而思所以正之

者乎夫經學之論也有二其一以世數荒邈而保其
殘缺莫之為稽其一以末學爭鳴而搏撻傳會恣其
胸臆凡此者因沿數百年而詖辭邪說得而乘之其
蓋於道者多矣即人人者起而從事於此其或役於
時不能反於古而有若計登以聖人之道為汲汲殫
思以卒業者不有賴乎夫古人之專一經尚其艱之
而歎人兼是五經者為之折其煩扶其奧擷發其
精微尤難矣假令計登在漢時與諸儒校論同異必
不然稱首以其學大顯於世而今但使捷門著書獲
登滄江之上莫為舉茂才而列都講者非時為之亦

我道之厄也。欬雖然計登之困也。如是卒乃窮年稿
以致力於斯。此好學之難。而余之所以多其志也。

金都諫先生疏彙序

義烏金先生官諫議者七年。先後奏疏四十篇。某受
以卒業。肅然起而歎曰。先生之言載史冊。其功被天
下。某之愚無以測先生而竊觀先生所以為言者。蓋
知時者乎。天下之大利害叢集。往往而是。然其所繫
則猶小焉者。若循末以求之。毛舉節指。雖絮絮然日
補。而無與乎天下得失之數。故凡為言者。莫大乎
知時。其平陂往復。漸次而形於治亂。以至勢不可回
者。皆時為之。必知時而後其言也。為天下之公。非一
己之私。故公私者。諫官立言之大辨也。自古家國之

患皆起於徇私一徇私而各持臆見以撓一是至於數十年相糾結天下敗壞不可救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王道之不復也久矣世皇帝知其然以法嚴禁天下之朋黨而先生仰承德意務以和平廣大救其敝故於天下軌途之向背計量之從違必慎思熟處要於至當而後以言發之未嘗鋒厲擊礮為得志雖古名諫議以為不及也昔宋熙寧時賢士大夫各持其說相矜詡卒乃相排擠以致黨人之禍蔓延數十年之內顧其始實自言官激成之故為諫官者苟其中有所私雖抗慨絕俗有鯁直之名而揆於道不可以為至若以其深識遠慮持天下是非之公使人人捐彼此泯異同日底於蕩平正直而已不尸其功語云鷹鷂不如鸞鳳審矣當順治年間科場之獄起

天子震怒誰所司不糾舉人思有所言先生在禮垣引罪已耳至於條列天下官爵兵農刑賞諸大事盱衡以議悽悽數千言有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慮亡不者以是知君子之所慎則公私而已矣凡衆人所趨嚮於義有不可必矯矯以避之若先事之圖維當事之補救有初建釐革一二事而繫數十百年之久

者即其說之難不憚委曲繁重以期其濟蓋先生之
過於人者遠矣七年之間宏謨碩畫重至疊起其匡
之學日已取信於 朝廷往往朝奏夕報可而無
智無勇功天下隱受其建明之福者可勝道乎哉
自鼎興已來天下之論名諫議者必以先生為首某
辱先生知最深竊窺先生用意有獨至故不揣卑鄙
謹次其畧而書之如此

膠城賦序

賦者古人之所以為志繼乎詩而有作也體物造事
極其所有而言之於焉洋洋纒纒揚筆托藻疏其氣
暢其理滂礴其志趣秩秩然幾千百言不可以數計
而澹澗古之言文者以賦為淵藪此也漢魏已降畢
精其學至於唐宋以詞章為不足取翦繁去緝歸於
簡實為賦也率以常詞散格屬而韻之庸寫其通
之懷曠邈之致所謂離奇而確錯者蕩然其無之
雖名之曰賦而去於古也遠矣余幼讀顏延年家訓
知延年七歲即誦魯靈光賦古人之於賦也童而習

之如此今人至皓首不知三都兩京為何物其何以
為稽古之士私心慨然思有以振之殫力鉤纂求所
以研練之法而為學愈淺不能多作雖有作世之誦
而不之者亦眇然其無幾故余嘗與吳梅村先生極
論之以為賦學之衰其來已久而今欲厲志以復古
卒乃謬謬寡其徒可歎也蘇子肩聲今之篤於古者
也膠城一賦宏以辯該以核即而觀之形勢之阨塞
風俗之奢儉與夫政治之得失於是乎在而所為文
也雅贍精碩泯泯然輒有合乎班左之遺風揣其所
規營可以舍末趨進古音言賦學者舍肩聲誰與歸

余於古文亦既去其技葉而尋本根矣顧於為賦之
道猶斤斤以漢魏為言者憫古學之將墜而有志者
之不可以已也書此序之使世有聞余言而興起者
余之志其尚有知之者乎

侯研德掌亭文略序

膠邑侯子研德先輯其所為文二十卷曰掌亭文略其子大年持示子屬為序子喟然曰微子請余亦有言也憶癸卯冬研德要余登小樓相與論古文之道自旦及暮娓娓不休已盡出其文技讐商榷并以錢牧齋先生許可之札告余曰虞山以此謬推余異日者除稿成子其為序之噫話言疊疊曾幾何時而研德之死已三年矣宿草特列遺編未泯今得篝燈再展迴環朗誦感當日鄭重之語為之太息流涕余其能已於言乎研德少膺華膺與其兄弟藻采爭逐

中遭多故側身流離愾然有舍末從本之志志在乎
大家猶以秦漢為介介也讀孟子而恍然曰夫孟子
獨非先秦之子歟以孟子為歸而世之言秦漢者廢
矣於是嚅噤涵泳益輝於道德之域引而之於唐宋
諸大家其為文也洋洋纒纒出之有餘矣夫大家之
學余曩者固與研德極言之以為今之學古文者必
言大家然所以為之者非也八家之文各探其本而
出之標新領異無一語勦襲獵取而文始幾於道今
之學者略於本而標其末以八家為筌蹄而固守之
魚兔逝而守之者其猶斤斤也天學大家者泥而失

之其與背而馳之相去豈遠哉棘喉滯吻喑屈其字
句曰所學者韓子之文也人亦以為韓子也二耳拿
詞瑣句萎弱其氣格曰所學者歐陽子之文也人亦
以為歐陽子也云耳湛思以諦審銛穎以捷得所謂
八家者源邃深而流瀾演汨汨焉莫測其所竟今乃
欲以八家為粗迹貌襲而取之不滋戾矣乎余亦以
為大家之筌蹄而已矣研德之為文舍蹊徑去阡陌
精研所自而勃窣以發之秀骨妍華稜稜然奕奕然
仍自為其研德之文此研德之所以規大家而與為
徒不病其譌也嗟嗟昔研德將挾其所為文走京師

遍遊名山大川以益大所學而溘焉喪之其所成就止於此余將有志於學而窮愁放失不能屏跡沉思一闡昔人論道之旨以自附於稽古之列歲月蹉馳鬚毛種種而無以慰故人於地下余蓋序其文而不自知其感慨之交集矣

江式繩新詩序

余髮未燥與一時賢豪相往來迄今二十年若式繩者不數數見也式繩思慮沈密博綜世務能提挈其要領而又辨別於芒末之間絲棼縷折若頰毛掌紋細而可數其所操有過人者矣余常以為人當先治其大者後及其小者然必於舉動之末釐然秩然其從權應變始能綽有餘裕不至錯迕於俄頃故觀人之法又當從小以見大是說也余常以之取友百無一失而以之論詩亦然詩之為道取裁於氣格衡量於聲律穠纖高下深淺竒正不可以槩論然其得失

在字句之微而已矣萬金之冶隨器應形環璧肉好
一無瑕罅者其大本得也善詩者能以豪情逸趣馳
突於古今上下而敲憂其字句無微疵纖類之可摘
得甚大者而其小者可以求工也人於詩也不能從
小以見大可謂之知詩乎哉式繩之詩蒼深古健輒
有涉乎兩杜之津溪亦既得其大者矣然不以是廢
其小者也一字一句必刻鉢畫善而始即安君子之
於言亦期其無所苟而已矣式繩令於楚有異政歸
而寓婁五浹月與余飲酒輒醉醉輒為詩興酣落紙
纒纒盈帙其去也以示余屬為序余故序其詩并次
其為人以見式繩之詩能舉其要不遺乎細如此亦
以知吾徒之取友必規擬於道義不獨以吟咏為亟
亟其亦明於大小之說而已矣



范羽園寤言堂詩草序

余幼讀陸士龍與士衡書以離騷為清絕而重評之
嘗歎息此語以為知言也屈原之文本乎忠孝其志
潔其情摯其文瓌璋以昭晰跡其人與言雖夷齊之
清無以過士龍之詩非誣也漢魏以降言詩者率本
於離騷或咀其精英或掬其菁藻沿習而為六季之
學幾百年間諸家雜操言之害道者庸有之或遂以
其書為不可讀其說似矣而非也夫詩貫道之器也
得其道而性情以疏瀹志氣以發抒安往而非詩也
者否則詩雖具不可以為詩詩三百皆古人之鉅釘



指指也何有於六季獨以其言為警誡哉范子羽園
此與同里數子先為漢魏之學既以終歲余聞之
喟然曰此學詩之正也世之為詩者知古學之浩瀚
不可以捷取故為眇其指高其說曰詞句者古人所
不為曷為之詹如是將古之三百篇所謂摛華採藻
詩之正而葩者其亦臆抉之刪削之不使列於大小
雅登於十五國風乎吁亦過矣余觀杜少陵詩片辭
隻句皆取材於漢魏其贈李白也一日往似陰鏗
再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工詩如李白所比
擬不以他人獨以此二人者少陵之與六季也至矣

夫詩至少陵可以已矣言詩若少陵亦可以無議矣
人所為者不能如少陵而其言詩獨求多於少陵而
少之不滋惑矣乎余數年來志為古文專肆力於唐
宋諸大家顧於詩學常深溯其源流不敢以漢魏為
吐棄若於漢魏諸書素未研習輒惜然以非之譬之
趨堂室者蹠寸焉尚未涉夫藩籬而遽言堂室之好
醜其不至於狂瞽者幾希矣吳之寤言堂裏者長倩
先生山中讀書處也先生風流詞采衣被當世迄今
不少哀羽園才敏而識高於寤言遺書無所不窺亦
既飲其膏採摘其華實矣其所為詩聯娟靜好取漢

魏之鮮妍而盡去其滓濁蓋深有得乎古人清絕之
旨以葬於少陵者乎余既心重羽園之所學而又竊
笑夫世之鼓枵腹張空胸以自鳴者書之以為序

稽留山文集序

夫人之所貴乎文者以其適用也余常以世之好賦
者湛思畢慮悉其中之所有寓於其文而文之於人
也將可以窮其本槩其末故於凡人之所為類不敢
易而觀之亦欲於其文鉤索推求以知世之奇士稽
子留山僑居吳門而未之余見也戊申四月始遇之
秦太史對巖所八月復遇於楊給諫自西坐上相與
往復言論識其為人已又得其文稿循覽焉喟然曰
余之所日汲汲以求之者殆斯人歟余觀今之為文
其不足重於世蓋已久矣古之人經術深明有以周

知天下之故出而為言期於有用而才亦足以奮其
言後世之學龔鄙無實僅乃經營字句之末故有搗
筆發藻殫精極工籍籍為能言者而一處天下事情
然瞽眩至於顛倒錯亂不知所施設如是則人既矻
笑其無能而天下之論亦將以立言為無補此其文
之敝世所以率而輕之也留山之才俊蕪詞拔於世
之成敗得失燭照數計可以晷然其言之比執轍所
至世之賢豪無不徹席請問願聞其指當河決桃源
主者兢兢捍禦懼無以底績卒用其橫壠六塔之議
河患以息留山之所具寧獨其文乎今觀所為文攬

撫古今論列可否鑿鑿可共信以處天下事似無足
難者其於當世往往留落無以自得而託於師友與
聞謨議身雖不用能以其學起顛救敝以利益於斯
民者甚衆蓋余之說至於今而始信也書此序其文
使天下知文之為道尚可用於世而世之域於其觀
猥以斯文為訾警者盍已矣乎

宋荔裳安雅堂集序

戊申十一月余與宋荔裳先生過於吳興相與論古
文之道執手鄭重繼以歎息已盡出其安雅堂文集
示余屬為序余受以卒讀喟然曰先生之所作其幾
於道矣乎夫君子之所貴乎文者以其根乎心止乎
理與義而可以我之說風屬於世也士抱有為之木
為國家激揚奮勵使我之生平赫然有所樹立而萬
物之氣亦宣發而無壅鬱其退而有言也亦必舉天
下綱紀之大別其可否正其是非使聞之者足以垂
訓而立戒而我之說始無愧焉蓋言之繫於人如是

其重且鉅故不可以苟為也世之為文者不知所本徒以卮詞釀說取悅於世此世之所謂文非我之所謂文也孟子之論知言也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言者心之華政事之根抵而所謂文也豈其技葉乎哉先生讀書好古服聖賢之教而又歆歷中外深識當世之故舉治術之平陂人心之邪正盤積於胸中而旁引側出其於其文宜其激昂倣儻足以增長天下文人之氣而推其大要仍於根本之為也司馬遷之文重死生薄名節率以所遭之屈抑而是非詭激繆終於聖人若先生中遭嶮巖摧挫

磨折而識以益精力以益定所與者必道之所予也所不與者必道之所不予也誠如是先生之文固以道為師豈猶夫輕天監子沾沾於字句自以為能言者哉而或以先生卓犖之故徒取史遷之感情矜歎其為文亦末矣不觀之草木乎松柏之姿歲久不彫木槿之華朝而榮夕而荏落者有本與無本之別也惟余之知乎此也少為華詞晚而盡棄之孳孳焉冀少進於道讀先生文甚有契乎余之指故書以為序冀先生之於道也卒成之而余亦益以自勉已耳

孫介夫文鈔序

余屏跡數年於戊申六月始至維揚友人為言甬東有孫子介夫者與王子于一善且以其文爭馳也十二月至吳興適遇介夫介夫數過余持其文鈔以屬序余展讀至再蹶然起曰介夫之學於文也深矣不觀之學書者乎學書者摹勒鈎索極古人之遺法以造於至一點畫之細必取其故我悉去之若其有故者一之存不可以為書也惟文亦然其為道也舍故而己矣鈎竒鑿險譎誕怪特失其故者不可以為文然而我之故不可有也夙音之所習膠滯為固有而

復以規擬昔人之所作是我之故未化於古而復以古所為益其故也。以是為文而文之存者幾何哉。故余常謂為文者當盡去其古人之塗轍始可以異致。其能事平者歌之險者衍之窒者疏之鬱者揚之徑遂者曲以引之紆折者廓以通之煩亂而猥瑣者錯綜以融洽之凡以故之不可為而要於去之斯已耳。今觀介夫所為文約於法而不泥於其法行墨之間若起若伏若斷若續輒以精神相捶取而無所謂一成之為我思其人無似之者其于一乎于一之為文一字一句必劇心鉢腎抉其精英而出其奧特較之

於古不知何如而所以為之之道其亦可畏已。介夫語余曩者于一歿西泠時介夫客虎丘夢于一叩門而入嗷然哭曰我死矣子其以我文定而傳之乎亡何而客告其死矣以于一之文生以精力聚於此至死而魂魄猶依之顧不以告他人而獨以屬介夫者其亦以介夫得之深誠有與于一相韻頌者乎。嘻可感矣。蓋古人之於學也歿身已耳學之不厭至於捐其故而後道可為也于一已矣當與介夫極言之。

卷之三

吳蘇嶺詩集序

夫詩何始乎書曰詩言志子夏之序詩曰詩者志所
之蓋詩不獨以言古之人舉其志所存不能自己而
托於詩幽閑以宣越行鬱以疏通此三百篇之所為
作也迨雅頌衰熄繼以離騷含英咀華璀璨殊麗而
後世言詩者率以楚詞並稱之嘒詞猶詩之有風也
然則十五國之風豈其歸於楚而後已乎使其書在
孔子之世不知所刪存者若何然屈原之志在忠孝
誠有足多焉古謂其書不淫不亂有三百篇之遺則
固風之變而於楚也不謂之變風不可黃岡吳君蘇

嶺天資卓然早自奮勵富其少時蹇蹇留落於古者
問津之處卜堂以居顏曰知津以寓用世之意已得
一第去而溯吳越歷齊魯迄秦晉而後止於時渡黃
河陟太行爾足崎嶇登臨騁目慨然有撫今懷古之
思其生平節操之卓厲意氣之激昂與夫遭逢之翫
髀悉舉而發於詩迄今讀之而紀游歷其猶可按
年而得也其所為詩纏綿多致期於婉愜不斤、貌
古而古人之所為或無以過之至於憫亂悲窮情詞
排側大有似乎勞人志士之為余以為楚風之盛至
此而信矣余自束髮已來及、於求友卒其瓌璋絕

俗者尠焉無幾曩者蘇嶺過余談笑竟夕竊謂天下
士無君者者數年已來君以其才少效於三河盤振
錯節而試以利器應乎立辦迨君之為常州司馬亦
臥而理之耳其始至也凡東南校士之鉅典以及田
賦刑法諸重務必屬君、處之裕如若無事、日進
儒生而考較之相與援經據昔攷、講肄務使之闡
明義理悉去其剽竊弁鄙之餘習君之志其亦無忘
知津舊學而已矣吁如是而余於君也將何以測之
乎以屈原之才淪落放廢而僅見於書若蘇嶺才至
大其志又有卓焉者雖郢縣之未能以自表建不獨

詩而余之序之也亦以推明楚學完觀其大耳

董文友文集序

晉陵董子文友以其所輯正誼堂文集示余屬為序
余讀而告之曰我徒之言文於今日也豈易：乎自
曩者訛學繁興各侈其智諸先生起而正之務以經
學相崇尚而旁及於秦漢百家之說迄於今人所持
擇益以精舉效法於唐宋諸大家綦盛矣然是說也
不窮其本而標於末余懼其浸淫流佚至於不知止
而余復助而張其說是又以重當世之惑非所以為
學古之道也嘗觀唐以下諸大家之文率以平淡為
之極顧其所為文必始而馳騁於幾千萬言智盡能

索而後造於平必始而芬華醲郁飽滿灌溉而後幾
於淡故雖其文謬：洵：若不經意而出之而天下
鉤竒抉險之士卒無以或過而亦莫之能學也世之
為學也度其淺易者率然規擬之遂謂：以自多曰
我學某家也而人亦喋：然附和焉曰某學某家也
審如是將古人所謂鉤營致魄而有之者不免拙於
為而後之便趨給口自以為能者顧可以不學而踰
於古人矣嘻是不亦幾於蔽矣乎蓋不思之甚矣文
友知其然所為文也取乎潔然不敢易而言之也持
之以理學輔之以經術使夫支辭勸說氓然其無之

非猶夫世之搜瑕剔垢：於字句之末自以為無
疵者也噫文友之能事畢矣余常語文友今之言大
家者比：而是此文之衰非文之盛也學之未至易
：以言之豈情然於道遂可以盱衡千古自命作者
之林哉夫道其本也文其枝葉也本大者必其枝葉
榮且遂榮且遂而我能收其實取其材自然之理也
大家之文各有其本今之為文亦各從其本若舍已
而求之是忘其本而以大家為役也孟子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所欲者在手自得之大
家何有哉余故深嘆文友之文復以斯言卒勉之如

此

顧天石辟疆園詩序

余寓梁溪顧子修遠過而語之曰余之子采麟字天石能讀書喜著述所為辟疆園詩歲得四五百首子其序之余聞之蹶然而興曰人之所難必者年也自少以至壯少之時幾何哉人當少時志盛力強以方新之氣逢舉鏃厲天下事宜無不可為者况詩乎充滿盈溢而發之於詩天石其未可量也修遠復曰子言則善矣顧得無子子之詩法有未盡乎余曰非然也世所謂法者止於聲之高下色之穠纖與夫音節韻度之抑揚徐疾而已矣夫以是而為法人知之若

舍乎此則固有離奇瑰異法之所不具而謂之法也者詩之為通因乎才而成之以其學才不同而我所以為學者亦從其不同者善導之固不能徇我學而遽廢其由來也古人之詩其具於法而極變化之能者不少矣後之論詩者謂如李白之宏肆其中亦一稟於法夫以白之才必非規規墨墨制於繩尺者人亦求其工以謂之法耳由此推之以其工者謂之法則法固所以求工也若其詩之工豈別有所為工者而謂之法也哉僚之九庖之刃郢之斲非法不足以盡其能而其所以為能者非法也縱橫出入以其

才譎誕為奇而已亦莫知其法之所以然操之專用之熟至於無所挾而徑造其至也今天石之才剝銳而騰上踔踔乎其不可羈勒也汨汨乎其不可捍禦而止息也年二十詩之富如此過此以往專且熟何以測其所造哉修遠之註杜詩也簡而核其於法也深矣余恐其於天石制以法無以暢其才所至故序其詩并以是告之

樊念菴栢園詩草序

楚黃同年樊子念菴令平鄉者三月以母故謝政歸其與余言曰予十三歲而孤與母氏三十餘年不少離令平鄉路阻僻不能迎母養飲食不下噎遂乞歸於上官泣者再得聽許時與余言也泣然淚承睫並以栢園諸草授余余觀其自號曰近陶復有續歸去來詞綴簡末歎曰嘻世豈有若念菴哉余嘗讀小雅至小宛北山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淚淫淫下自以少喪父中道復喪母不能以侍養父母死此身可許人又不能少効用於世

念菴之孤苦比於余得一官又以不能養其母去之
若敝屣我二人者各以慕於親銜其不能言之隱而
不得遂其志余於是讀其詩比於小宛北山之為掩
卷太息至流涕不能以卒讀也世之汲汲於祿仕者
利慾以熏心貪黷以敗行至於辱其身危其親其能
矜然自行若志者幾人乎即有之或絀於時之不容
已扼於材之不可為而始褰裳以遠去其有若念菴
之才足以用於世而以母故抗節不回如去平鄉者
乎黃岡樊氏肯題奕世率以孝稱自孝介先生迄我
念菴志行卓然表於流俗天下之士聞其風者可以

興矣昔陶靖節之去彭澤也人知其制行之高不知
其事親之孝今觀其訓子諸篇追維祖宗下迄孫子
仁孝之思纏綿婉篤出於文詞而被於簡素靖節雖
不以其孝之名傳於後顧讀其詩而所以為孝者其
猶可思也今念菴之去其官與靖節無以異後之人
讀其詩亦以栢園栗里並稱之可乎

陳椒峰學文堂集序

戊寅予至梁溪陳子椒峰從太倉而西偕董文友諸子過余寓余出酒縱飲於坐中讀其文椒峰以屬序余諾之距今五年不及成癸丑刻既竣舉示余余乃卒為之拊而嘆曰椒峰之於文也至矣不觀之行遠乎世之行遠者或數千里數百里若以鉅舟行於江河乘風舉帆瞬息如駛其剽厲迅疾不可意計若貿然其無具跂於途止於頓重趼纒繭循習以至之究其所止皆止乎是而利鈍之相去不知幾何矣顧其至之速者倉猝聊且耳目所經見或無以盡之其不

亟亟以求至者所過之處山川人物類能舉其形得其似蓋人之從事於學者亦必致其精而後其學為有據如是也今椒峰負超軼之才早遇於世此固余之所謂乘風舉帆以致千里者也退而學焉於古今上下之故鈎貫穿穴去其紕繆解其糾纏務得其弘通要眇而始悚於志其於道也蓋將由猶以及精以自進於聖賢之域不獨依其途術陞其門庭而遂已也余昔者常以其道告之文友以為吾徒之為文當一意求其是夫所謂是者非規之字句之末一無所差繆而自以為是也聖人之道統於經散見於諸史

必其於經史之學折於毫釐別於芒末可否得失劃然於中而後以之窮極夫蟠際之大毅列之細紛然出於前而我之言皆有以合於道嘻如是而以為文也不綦難乎非息心以要之殫精以取之凝神聚氣以融洽之其孰能至於斯時文友之擬江南為文者七家晉陵有三文友訃士與椒峰也今文友已矣訃士復早世獨椒峰春秋甫強盛志專而力果卓然有矜踔千古睥睨一世之意吁斯道其尚有賴矣乎余惟為文之道質之千萬人千百世而始定無庸徇其一已之私而何俟於稱說余故於椒峰之文不敢漫

而為譽也祇以余夙昔之所相期者斷斷而言之

董蒼水携亭詩彙序

孟子之語周霄曰出疆必載質士之皇皇於得君者固已蘊其竒負而蹇產淪落不偶於世不免於太息之為而以予觀於古聖賢其守道而養晦者不乏也以文章自表見處巖穴而名垂於後者又何多歎蓋君子之為學也求其在我已耳我有其足重者身雖遇不之異若其不遇而所以重者故在也董仲舒之賦不遇也曰時來冒遲去之速矣又曰遵幽昧於默足奚採而蘄黜仲舒當漢武之世起制舉偃蹇在卑位其賦不遇也意不無少望顧其學以正誼明道

為本當進退之際必勵其操以固持之所重在此不在彼也雲間董子蒼水少以其才藉藉當世三十舉於鄉適江南以賦事抵法禁與其兄閩石進士名皆挂簡末於是不得已而奮於詩浸淫流佚歷以歲時自三百篇已降而漢魏而唐宋迄有明無不擷其華搜取其材實乃者肆於游溯大江踰嶺嶠登臨之暇往往嘯歌以抒寫其放恣煩憂之致而携予橐以成屬余序豈以余故同病者呻吟疾苦必其相憐歎嗚余亦以詩之為道告之而已夫詩性情之正也其以懼愉悲感形乎此而少過焉性情之變也正與變皆

本性情以出之其詩也必為古之人詩而古人之所以為詩者如是而止耳若徒摛摭其字句規擬其形似自以為能之則其能也孰不然夫詩至人人以為能而詩亡矣以所為詩起而正之是在蒼水余之所以歎也假使蒼水早通顯志盛意得馳驅四方無暇束首受文章之事其或不能精專以至此今者十餘年來塊然獨處壹鬱無所舒凡可歌可泣之懷可驚可愕之狀悉舉而發於詩興會流離性情以出使人之讀之者沉思反覆雖不識其生平而猶能想見之其必傳於後無疑也嘻是豈以彼易此哉今海內方

需才昔之錮其名姓者不次補牒矣脫以蒼水用於世其所成就必卓然其迥殊而蒼水履道坦坦歌咏自如於世之窮通得喪不復以介意余是以知遇不遇其皆於我無與而我徒之傳於後尚有其足恃者滋幸矣

任青際直木堂集序

陽羨任子青際才穎拔所為詩古文雋異漢流俗先者寓京師嘗自負其能易視儔輩顧獨嚴重余余亦心折其才自以為不及以此兩人日過從酒盡燭跋輒以所為詩文相質賞復故故摘舉微類為笑樂其交好亡間如此別去二十年青際所著益以夥刻其直木堂集成以屬序余讀之喟然有歎也天天下之所謂才者類其強而致之始若菁華膏澤紛然襍起卒乃枵然以無餘故雖少而英發足以銜耀於世迨其後以漸摧挫至頽落非夫齒宿意新世乏其人而

才之絀無以為也不觀古之為劍者乎其為劍也必
流州之石葛天廬之金所具絕於衆而始畢其能故
夫良工若區冶亦祇取其精英合為之而後其成也
光氣若星之行水之溢冰之釋雖至埋於土沉於水
者千百年終乃騰奮不可以抑沒若所謂五金猶是
庸庸者即日淬以若耶之水拭以華陰之土礪以礪
礪之石而質之鈍也自如蓋雖人工畫而其才不可
以為至也當青際年壯盛意氣遑遑非詞章可羈絀
迨遭坎壈如是之久而所為詩文光采曄曄若新發
於硯由此觀之人故其胸中有足恃者而世之遇不遇

可以勿論已雖然人患無才耳審有之寧懼無知之
者昔青際受知於史及超先生今其子葵尊復以其
文受知於徐立齋先生先後聲籍籍致科目然則天
地之精英而以具於人也豈徒哉夫薛燭之論劍也
詳矣後世尚有深識如雷煥者物且然况人乎人負
非常之姿往往以矜奇遇於世此理之必然而自古
已來遇不遇其猶有難焉者余之所以與青際同歎
也余既許其序三年不果為今與葵尊遇俯仰今昔
而益信余說之非謬書此以歸之

王次谷涉江詩草序

吾婁瑯琊王氏以才著者曰惟夏曰次谷此二子者
余與深相得知其才之廣而多通而又以其為人俊
爽英拔謬謬自喜類於古之遺狂也余與二子或一
月數見或終歲不一見其亦異於世之翁翁然比於
私而相為容悅者乎今惟夏既日飲酒杜門不出而
次谷又將泥於游自此二子之迹逾疏矣戊申三月
次谷去而西游踰采石歷小孤迄武昌而休焉登臨
眺覽輒寓興於詩名其草曰涉江以示余余讀而嘆
曰此楚之遺聲而纏綿悱惻學乎離騷者也夫古之

為游者凡嘯歌吟咏率操土音其所持者素也次谷
吳人也而具楚聲者何哉次谷之才無所不能少而
駘蕩於聲華恣肆於材藝通人之稱藉藉當世而久
而坎壈窮居矢志至乃側身踽旅放浪於三楚之墟
楚之人古有屈原者負異才不見錄於世其所為書
咨嗟感情原之弟子宋玉能傳之迄於今可誦也吁
世之才而不遇類於屈原者豈少哉即次谷之為詩
亦不自知其詩之類乎楚人也余常讀屈原之書其
所以反復於修能者不一而止以為時當放棄行吟
顛顛不忘好修古人之潔身行己如是其至也余曩

與同里數子日以我道相劇切二十年來浮沈偃仰
終於蒞落假以其餘年淬勵於詩益進於古聖人之
教或其學之成足以傳後世得以區區者少附於楚
三閩之後亦可矣而世之微知之者其又何歎歎余
故讀其詩以此正告之使次谷卒屬於古學且以語
惟憂顧其從余說無或荒於酒而廢其所當為也

丁未詩文集自序

余聞之古者有道之言曰思慮之賊人也其於欲喟然曰甚哉斯言之旨也今夫人之足以傷生者欲為甚顧其害於人也愚者惑之智者則否若夫思隱而無形而其敝至於衍延結縲不可終窮雖智者其猶不免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之所以治其心而極於自然者亦期其無思而已矣余少為詩古文思之恐不力也已而思甚苦酬應乃滋多為之變然而興日人生幾何顧如此其役役乎於是以二者為戒禁不復為雖有強余者卒不應自以為得之矣顧余

性多思思不能一日無所寄若其無所寄愴况如有
夫其或思之蕩而不返也囂然以進錯然以爭晝而
紛馳夜而夢噩欲制其心而心逾以滋擾復歎曰人
之不可無思也如是乎夫惟聖人可以無思下此未
有不思而能有為者夫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若所為者詩古文愈於博奕遠矣為則思以
勞於內不為則思以勞於外益以勞於內余以為寧
勞於內也卒為之其又為之而不知所止矣雖然夫
人之所以為思其重且大者有在也余獨於此敬敬
焉其癖而為之乎抑有所怫鬱焉而以是為輸寫乎

試省覽於余言其然其不然世當有知余而為之歎
息焉者

宗人請重建春申君廟序

我吳春申君廟在閭門湯家巷中鳳凰儀老廉顧子宅其故址也顧子再夢君詔以復其故慨然捐所居吳人因以謀鼎新我宗人亦欲建樓於其後為黃氏歲時宴集之所趨以告余余唯唯而復語之曰余觀古庭堅之纂錄而有感也我黃氏始於黃帝六世孫陸終至緡封於周有內黃外黃地春秋以為國楚兼之子孫復以國為氏此君之所以肇於楚也其後家滅矣吳之族未覆焉我三吳黃氏始漢江夏香江夏香始漢高帝時長沙內史東明東明則春申之族也

余聞之傳曰人之有宗族水木之有本源也東明為
吞申族溯而上之於緡於陸終本源何異焉且我宗
人亦知君於我吳所自始乎君於楚考烈時先封淮
北十二縣後封於江東城故吳墟故吳墟我吳也舊
有破楚門改曰闔門今仍之三吳其食邑采地也若
山曰黃山君山浦曰黃浦甲浦渡曰黃渡以爵氏名
其處者不可勝數自楚迄今劫灰蕩燼至於幾千百
年而君之威靈燁赫如故吳民之祀君四時必致敬
如祀其父母况我黃氏綿延繁屬其尚有水木之思
者乎新安太守名請者折派十有三亦江夏之後也

春秋修祀於黃墩子孫集者數千指我三吳黃氏何
祇數千祠廢而饗闕僅以此區區者附於吳百姓之
後其媿亦大矣斯役也勉哉落成之容有慕義而起
者廓而大焉以繼新安之盛余亦將為庭堅纂錄之
續也宗人曰然請書以為序

五遊草序

遊者孔孟之遺教也古之聖賢方軌結轍奔走於天下然常以其所自有者快然得於心若世之知不知不計也余考春秋之世卿大夫燕饗徵聘賦詩贈荅友邦庶辟於焉觀禮詩之為通其於遊也尤重而不可忽者乎及其末也詩廢而不作矣士習囂凌浮辭詭辨馳騖於功利而不知所底論者傷之以為世教衰遲其弊至於此極也後之遊者不可為矣其或以詩為竿牘其失也則又不得而言矣四明唐子期生游有五五游皆有詩然願自矜惜以竿牘為不可而

戒之而持其草以示余語之故余日噫得之矣古聖
賢之棲棲不遑也類以行道為己任不敢自暇逸若
止於其所為詩也所操亦末矣豈有他他睨睨以銜
鬻於人乎我觀今之用於世者塵勞鞅掌日或不給
大率於詩不暇好雖好不暇觀而人必挾其所不好
不觀者以取合於人計之左者矣計左而為之矣其
可我知夫世之作詩者其必苟於學而假借以為工
世之觀之者亦必視以為故習而漫置其可否二者
舉失之君子之所不為也期生之為人傲億踰屬於
世之知不知兀然無所顧其所為詩貞以栗康以毅

弘美以疏達四始之德具備焉余以此知期生篤於
學而進於古者也其詩也賞會之奇游揚之富盡之
矣其意所獨得浩浩焉落落焉余能以其詩盡之乎

虎丘山志序

天下之為山無所謂勞佚也而余謂不然山之高且大者延亘曼特必繁晝夜得以陟其巔或懸束車馬乃一至凡人之所以不能數數而來者此山之最佚者也若其為山不高且大而又偏於通都鉅邑取途便易迄今以搜攘其勞乃更甚於諸山蓋名累之而使然也夫天下之即乎名者類不能宴然以處之獨山乎哉故凡山之名焉者搜次其遺事輒繫牘而未竟志之所以不已也我吳郡之西瀕太湖而為山者大小羅列其可指數者甚衆而皆莫之稱虎丘以特著

自晉已降凡士之孤高者往往遊於茲下而緇侶迄
媛流客子皆摩肩錯趾于其來而四方無不併輶
立馬於焉遨遊於焉獻咏志故日已多而王仲光文
基聖周安期三君先後纂輯卒無善本何也豈其易
於為而尚取之不廣用之不精耶顧子伊人少而好
古淹洽舊聞為之綴其殘闕校其訛譌如尹和靖祠
獨以正論風屬於時生公講臺可中亭陸鴻石井各
各舉其同異沈茶子一則援據詳確為陸魯望所未
及蓋有是志而前者皆廢矣夫天下之人游名山讀
異書未有不快於心者也古褚彥回為吳興太守道

經虎丘歎曰世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觀虎丘逾於所
聞豈不以之山者同千古快境乎哉距今千百年往
蹟稍軼矣而有伊人綢羅今昔益為闡幽使山之面
目豁其改觀不謂之快書不可嗜此志成則固虎丘
之幸也

穿山志序

太倉之穿山止卷石起榛莽中其中豁開一洞為通
徑其北峭壁不數仞蒼蒼嶢削夕陽可登眺太倉故
無山游者嘗謂此山石罅通虞山又謂此山向在大
海中居人於旁得大掬木益以信名巖曰降帆然其
說卒無可攷云虞山陸子仲威少與其兄孟鳧齊名
工詩善音律已失明猶與吳祭酒梅村言樂府甚悉
嘗操舟兩過余與共飲必題詩乃去其標舉興會雖
病廢不少減如此暇時曾以此山輯為志歿數年詩
文彙盡失志僅存友人有乞余序以傳者其何忍辭

雖然山甚小而又處僻遠無四方輒跡往來其不足稱也甚久山既無以名人顧欲藉區區以傳之則仰威之傳不傳其未可必也所為志且懼其不傳而何有於余序然則余將何以為亡友計使必傳哉

蜀郭氏家譜序

余觀郭氏家譜而喟然有嘆也昔眉山以蘇氏九族次其等殺載於簡冊為亭以藏之蜀家譜之盛始於此郭氏故蜀右族也自汾陽以來通顯者相望迄某其以至我友汾又皆以歿歷中外著其聲績而子姓之散布於涪陵者以三千計家門之盛亦可矣而余有歎焉何也明季寇大亂破成都已而隕城郭洗村聚以駟騫之術鉤致其老弱加之鋒刃而蜀始殲滅無遺種其時人人有湛族之禍而郭氏尤甚蓋其族三千有餘盡沒於兵而所存者止汾又與其某三

人耳嗟嗟使其為譜也必求生者而書之郭氏其無譜矣乎其在二者幸存中書其族之名氏為家譜汾又持示余率鬼錄余之所以尤歎也或曰家之有譜非徒以昭世系綴往牒亦欲以辨夫大宗小宗使子孫之存於今者以為遵守耳今郭氏族屢矣書為譜也何居余曰嘻某之為此也意深矣郭氏其不亡矣乎蜀當被寇之時崙豁蔽川道無遺骨而何有於郭氏何有於郭氏之已亡者而尚存其名氏惟於其已亡者汲汲然存之以是為祖宗之末緒蕩然其靡遺而後之人尚有稽焉者其志苦而用力為已專矣古

之君子不幸罹兵革鄉國岌岌不可保類挈其宗族徙它境而流鋒遺鏑或不免於沉覆迺其鄉國之僅存者或尚綿延遞屬以至於繁多世當亂離宗族之存亡盛衰未可以期必人亦於其所當為者加之意焉而已前此蜀之禍酷矣即古眉山之蘇氏其有至於今而不蕩為寒烟沒為蔓草者幾希矣郭氏之殲也不絕者如髮而今有存焉者安知非天所以保郭氏而大其孤而荒燐野火中尚寓其無窮者乎吁汾又其重思之勿徒以此感感也余故觀斯譜深歎夫君子之用心如此其至而又推夫理數之常書其略

以尉勉之如此

石民印譜序

余嘗以為人一藝之末畢生以求之而其工有未盡苟其盡乎此必其學有精焉者乃能之余之所以歎也如所謂印譜者余見亦夥矣卒無可余意約而計之其難有二六書邈而法遞變古法亦漸失援摺之無實攷核之未審留留然率以己意損益之其或指授乘錯轉相摹倣畢其能事而揆之古法不足以語於當難一也其或法具矣所以為之者未能得其意所在或於時俗之所好園囿屈曲易手以就之其於法也卒逾失難二也之二難者在乎書之又在乎刻

之金石之為也。豈易易乎。顧余嘗取漢印而思之矣。以為其時率皆精於書者先書之而後刊刻。以為用非書之之人必其刻之之人而書與刻出於一手者也。故凡漢印不重於刻。刻固多鑿而為文亦不少刻者。其文善鑿者其文厲厲與書文不同。而書既工所以為工者自在也。由此觀之而印之重乎書也審矣。石民之於書也無不善。自秦漢以迄宋元皆能殫鉤索而得其微。於焉善刀以為之譬。之琢玉者既已得夫法之良而琢之以為器。特易耳。我吳顧子云美工人分所刻多合古。余常以為奇。今得石民。余言益信。

而又感夫一藝之末其難如此。為之序而三歎也。

朱碩儒茶譜序

長興朱子碩儒著茶譜若干篇余惟昔之以嗜茶寓
吳興者二人曰陸魯望陸鴻漸鴻漸著茶經三篇後
世尤稱之率謂鴻漸之所以傳於後者以茶故而余
謂不在此昔者茶以顧渚名今則所產必峒山此咏
木筍金沙泉寂其不復數夫產茶之地今尙能搜其
奇以愈於古况人乎今之為茶者殫智索能務得其
說之微眇而後止使鴻漸在今日於焉嚙咀而品別
或其能之者所以為之者其必不能如今人之造於
至亦稔矣茶之為者不產於土而產於石人以其地

之陰陽燥濕沃共高下無難也至於日以收之火以成之水以用之為法節次甚周以審而當其取而為之也審其稚壯伺其強弱凝神斂息固而察焉以俟其氣之徐至氣至矣而後制之以其火趨之之急也若克之脫鳥之發不以須臾緩而茶之良始全焉此其故人或卑身於此未之知甚矣術之難竟而講之不可以已也今之為茶者擅能無幾人顧皆與碩儒游因以蒼叢而為書嗟嗟一茶之細尚其以一生之材智精於此而後可以得其故若所重什伯於茶而造就有難焉者又何如乎夫鴻漸行高而好古時此

之接輿名以若碩儒負才氣善飲酒能詩歌不得志而隱於野寓興於茶接輿之亞也余故樂得而言之

菊譜序

菊之有譜也舊矣而譜之詳其說也自今始吳郡之稱藝菊者以畷為首菊之種逾多亦逾奇而藝之之法逾繁以密惟菊之奇也終其歲役役乎此而菊始成其累於人也亦逾廣嘻古人之愛菊也以適我意耳若菊之於人也足以為我累又將何取乎雖然物之可貴者必其藉乎人之成之也自非多其壅覆時其灌溉使之本固而氣壯氣壯而華滋其不蹇產苓落以至於稿而死者幾希矣嗟嗟凡天下曾之懷奇者皆有待乎世之培植而始成况菊乎惟人之加意

於物也而物之奇以著若人負非常之姿特立之槩而世不受且惜或名為愛且惜實無以振之坐視其淪落萎廢而莫之存者亦媿於世之嗜於一物而卒成之者矣矇之於菊也多奇種而嗜奇者言子其其為最於是乎因其請也而有書

淘河說

淘河之說何始乎始吳越錢氏也時於三吳海口設開江兵兼命捺清二指揮董其事歷宋元迄明仍設淘河夫東派河夫銀有常額乃者水患迭至宜益為之而裁其役汰其費至於弛且廢者何歟蓋其勢使然也當吳越時太湖及諸湖之水束而入海勢甚強力剽銳足以蕩浮沙滌渾泥是以水與土相乘承以致其用迨其後則異是人知水之害始太湖於湖之下流設澆清堰閘以阻其衝且於湖之上流截諸水入之江勢之殺也極矣夫以上流截而分之下流

阻而過之而湖水日已弱海水弱而海水日已強欲以湖而禦海勢之所不能且潮汐之至也去之緩不若其來之急欲以緩而禦急又烏可得乎夫東南之水上流為要通其上流以濬下流治本之法也濬其下流以通上流治末之法也若上流之水不能導而使之下徒碣碣焉從事於下流之水以為引其上猶可以為功此舍本而圖末非計之得矣吁以從來治水之一說今若敗壞一無用水勢之日壞而無以為也可勝歎乎哉

五簋說

五簋之說其來尚矣曩者張南郭先生偕二三同志訂為例比畧邑稍行之他無參舉其約者自太傅金公退居於吳定五簋式於是我吳之人以為如公者儉為師下而士庶人可以風矣翕然相告語而其說大著或舉以問余曰易云樽酒簋食詩云每食四簋古用簋無以五稱者今之取義於五也何居余曰子不觀數之終始乎夫數始一而終十五者數之中此義之從乎約者也且夫凡物之數一為穉十為老五為壯物秉其壯有致養之道焉故五者戊位也於時

為夏於屬為土先後天位以五為中五為數之母生
生相因至於十百千萬皆根於五古之聖人知其道
之足以有養也於其養也亦必擇五以配之五味者
物之所以養養之所以備也今天人之於飲食亦求
其味之無所失而已矣求其味之無所失於五則已
足踰者過於豐缺者過於嗇舉非法之中所以為範
冢型俗之道也筮之五也其約於中可以為世法者
乎若其說之最切於人者曰惜福曰省費曰可繼而
郭備之矣故不著

重建孝豐縣學碑記

古者州有序黨有庠閭有塾家有比以時讀法漸於
禮義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建之學也其後大道
衰熄以敦學為迂疎而無用為之郡縣者簿書錢穀
趨辦膏午無復究心於本務於焉講習之所弗而不
治師儒以散軼文教以萎靡非守令之責也歟湖州
孝豐學舊建縣治東已傾圮遷東北規制未備益以
頽廢乙巳楊君保極蒞茲土循覽太息思復之遂於
故址酌陰陽量形勢定為壬位丙嚮以上應室宿下
合廣蒼溪冰之來脈戊申七月屬佐貳某某始鳩工

迄已酉八月告成事文廟之崇煥視昔有加後建一樓上為啟聖宮下為明倫堂制相等下此者皆以次聳無闕豐學凡屢遷自是而學始定豐之士始有學夫豐之四境縱橫紮錯城郭之外仰而趨僂而立者皆山也莒溪之水歆激西下或漩或湫日走瀉者三四而不留一肯也曩者山左馮公來守豐留意學校即而荒度於東南建奎文閣己卯浙考雋兩人迨閣圮而學徙以二十年右文之世致科目者寂其無聞豈非馮公作人之盛意所以嗣之者尚其有闕歟當兵火之後教之不脩敦詩說禮者膠膠以寡於時學

之左右兀冪蒙雜童豎得而歌呼牛羊得而芻牧圯與人盛衰相踵理有固然而卒無以聖教之衰起而新之者斯可為之太息也已今君殫力從之恢於舊觀凡岩谷父老至其處者猶為瞻仰不忍去况韋帶之士研經味道於焉泳游有不勃然起鬱然登興者乎古之為教者仁義以澤之詩書以導之聲音文物以欣喜浹洽之不徒以為教抑以為治之本也君蒞豐日久休養士庶風恬以熙今得於太平之暇首崇教化於其膠鬲次第脩舉本之是務進於鴻龐以造國家人材之美啟千百年運會之隆其於豐也可

不謂之知其大而為之者歟楊君諱錫汝江南當塗人與余同甲午拔貢同以丁酉考職授知縣今任孝豐歷五年以治行優異候行取者也

重修太倉州學碑記

太倉州故太倉衛明正統建衛學已改州迄今二百餘年凡州之名公卿以暨文章士起其中者纍纍踵相望於時國家加意學校為之師儒者與其士大夫致業乎茲而且飾軌塗葺棟宇暨不衰知夫道之宜尊雖其末而莫之敢廢也千百年以來孔子之道大彰於世如日月之出乎天盡天下與變繚曲無不照燭非是則人將冥蹈昏趨莫知所適其於人也自以視耳以聽手足以持行胥天下而昭然入平道之中無一人躑然脫於外於是濱海重地各各為學以教

使夫世之為此為秀皆獲游處其間以至於有百年
糾材簡能共為葦治無使誦習之所頹然其不具亦
人心之有以繫於斯矣乎乃者習俗少變矣吾道日
衰而虛無寂滅說乃滋熾以為人之禍福不於生
而於死人譎為然湛溺自恣不知其止至於相為規
超重趺并跡他氏所經行息憇旦夕成之而孔氏之
宮歲冒月殊朽壞圯壓率以為固然而莫之省嗜滋
戾矣世之衰也不務修德常徇於禍福之說於以
端其好一其趨顧自為迂遠而漠然其若棄非大知
道者孰從而正之學博張君某慨然其故以月俸所

入亟捐為倡且聚諸生於館舍而告之曰州之人有
誦詩書習禮樂不於斯者乎有致身科目至貴顯不
於斯者乎堂奧之不飭椽楹之不治懼無以陳豆籩
列饗祀予之罪也二三子詎安之於是羨貲稍屬亟
焉鳩工始康熙某年某月訖某年某月而覆以完仆
以立缺壞以整具他有未竟者將次第營之而君以
能遷授山縣令故所致役止於此嗟嗟修舉學校
固有司之責也以學校為眇末而不之營僅使為之
師者與其生徒日規口歎勉焉拮据以清於成其艱
矣當世教滋蔓人心晦亂之日有如君者以聖人之

道為不可泯殫志營度使夫頽風蠱緒翼其改觀邑
之人有所感而興焉者亦於其所當務而完圖者欣
漢文翁治蜀首崇學校為循吏最今張君汲汲於太
學之學如此去而稷山則文翁之化可異也為之記
並書以誌之

臨安縣建便民倉記

臨安故吳越國王錢氏守冢地後為縣築土壩葺倉
廩貯邑內所輸粟西戍之交寇盜竊發燬壞官舍嗣
此粟露處僦民舍以居西蜀揚君懷眉令茲土周視
歎息謀所以復之相地於餘杭縣之東捐俸錢鳩贖
錢經始於康熙三年子來率作不二月倉落成名曰
便民倉之設也為國家善疆理治厝積而止名便民
何也臨安環境五十里編甲八十有奇條銀二萬糧
米七千餘石其地多名山土磽陘資澗水得擬種而
水道滙以餘不溪溪發天目山危湍湫沙不能行舟

編鉅竹為柂乘上下至餘杭始得運舟達省會前者
臨安所儲貯粟處在杭州北關之西輸粟多者徵發
委屬無虛日輸粟少者荷升斗匍匐於道邑無倉而
求濟於百里之外其困如此自倉之載建也秋穀成
熟得以旦夕推會便一倉臨通渠括數入舟不俟轉
相給受便二公便接次不時防護無風雨穿漏紅朽
泡爛之失便三輸米不僂石訐訾算於官代輸趨辦
便四彙收一處勾稽綜核不致借冒欺隱便五是役
也公私賴之而利於民也尤甚曰便民紀實也夫食
民之大命倉廩國之大儲也古之循良為治者必以

寬民力廣儲儲待省期會為亟亟若耿壽昌裴耀卿劉
晏之徒皆緣水置倉節級轉運用以恤功力減耗費
今漕運統於會通河此法堙廢而不講而猶得僅見
於一邑可記也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
儲粟行一百里則亦非計之得也而况茲臨安僻壤
乎君當餉糈孔亟之時能為國家捐貲置廩使歲歲
結粟有所藏吏民有所守長利裒益千百世胥賴之
君之德於臨安也大矣倉兩翼各二十餘間中堂三
楹旁一空繪君像後一樓樓三重以眺遠且護漕也
康熙六年四月十七日黃與堅記

長興縣韓公兌糧實政碑記

今浙亦苦漕矣吳興濱太湖水淫而土衰金貴而粟死其民流蕩失業不遑寧處其力稼穡而安畝畝者穀登於場又苦於在官之輸納耗贈煩費膏盡髓竭無所底止益以滋困曩者朝廷知其艱定糧米加耗為銀十兩米五石之制小民欣然樂與更始而良法美意卒以扞格此有司不能奉行之過也糧免之耗費其裁酌多寡在乎有司兌軍知其然率以羨餘先啗之而有司以為常例亡害也怡然聽許與為姦利而胥蠹復假借以牟賊叢蠱煽毒莫可終已民之

不相率而盡於漕兌者幾希矣長興水滄迤土宜黍
凡漕糧正耗米四萬八千二百有餘石歲歲無虧額
惟是兌糧之苦於浙為最其議耗也場若干斛若干
貯之廩載之艘耗倍之又若干名色紛如莫可指數
有司既私之不少禁運漕之子遂乃磨牙厲吻恣所
徵索饜足而後止凡有司歲所得不過三千金而百
姓所費以萬餘計安丘韓君子文治茲土清操厲已
事事皆然而尤念夫糧弊之已極以六款申禁已乃
慨然致誓於廟曰若集於長興漕兌受一錢食稗粒
米神殛之因以縣官常例悉汰除與旂軍議行十兩

五石之舊額其一切陋規令甲不載者皆罷或起而
詬爭君厲聲攘袂矢身殉卒如議以畢兌凡昔年長
興之所補苴拮据大費於漕兌者今不費抄忽而此
萬餘金者百姓得而有之矣噫君之澤於民也其可
謂厚矣乎夫天下所最重且急者無過於漕糧惟其
若是有司乃挾勢以括克旂軍復乘機以攫取民膏
穀熟之時賤若糞土急買以完費正米無幾而耗贈
倍之於是民雖盡力於耕而室無遺粟勢必驅其民
離業背本囂然以為非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惟君
廉以慈教以信力為維持以終厥事使國不廢供軍

不曠役而百姓無失養者百姓萬餘金即者百姓米
二萬有餘石長興之食於君者滋衆矣邑之民踴躍
歌頌士大夫舉告余乞余文鑿於石余嘉君之篤於
仁奮於義可以有傳也謹次而書之使後之為吏者
知所以法焉

海寧寺蠲糧碑記

釋氏之學主乎清淨放手虛幻寂滅之鄉無所求於
世世之所苦亦無以撓之以無為藏有為者也竊聞
之古記孔子之言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信如所言孔子之世佛教未顯
而其言先有契於二百年之後將服從其教者必以
無為為之本而後可以合於道而世之人亦必使之
一無所事事乃可以為教若以有為之事措其心思
繫其手足使世之髡元而緇體者與編戶之氓齊舉
而稱之亦未知其可也太倉海寧寺肇梁天監中尼

妙蓮故址宋建炎時地屬郝氏施僧為寺元至元間
燬於火佛像蕩然獨存僧景宣重建以迄有明少廢
矣王大司寇奔州捐橐更新之暨歿而成事詳在學
士趙文敏大學士王文肅前後兩記中嘻寺之盛衰
成壞如颺輪焱火雲然無定而人可不為之計長久
資利益乎寺廣三十畝環墻甲於婁兀州之大雩大
禳於是鄉約之講肆田賦戶口之稽核於是四方之
併輶立馬而至止於是寺以煇劇稱若復以寺址責
之以常課是一敝而兩承非法之平也於是邑之人
議以營地補賦額而寺址得予復環水李公守我州

上其議巡撫以定制自是而海寧之力稍弛矣余惟
海寧向為廣法教院大德初海水播虐西及真州時
左丞朱清請於朝額曰海寧以鎮之幾百年来歷經
喪亂而海濱晏如年穀屢登兵革偃息佛力所加被
不綦至矣乎比丘之居此地者乘佛本願永離諸苦
得以優游無事衣伽梨之衣食伊蒲之食以從事於
聖人之教其亦可以有進矣明教禪師不云乎僧之
出也以法也視名若谷之響視利若塵之游視物色
若陽之豔以此觀之比丘之於世也舉忘之山河大
地等一虛空於區區廣輪也何有自佛以正法因緣

示現於世世之人以弘法之故種種布施當不住相而為之而為之徒者亦當以清淨自然為之學者以心性圓寂破除一切而得本知聖人之教其大彰焉海寧之盛於今夫亦可計日而俟也

劉河大閘記

太湖諸水從蘇松以入海松之吳淞江蘇之劉家河入海要道也其患在潮與汐逆而上淀積渾沙日以淤壅幾十年間必其濬之而興大工役大眾不可以數舉於是當事者與其士大夫鯁鯁焉思諸口受噎之故如何而可以引清水扞濁水使常通思蘇松等處蓄瀉之宜如何而可旱則以蓄水澇則以瀉水使歲歲無大恐則惟閘之是問古之治水者浚河與置閘常先後以行之然有行之無甚効因其不効而寢廢者以置之近乎內不近乎外也閘之設也患濁水

之至以拒之若置於內而水道紆且折其來急其去
緩一日之間潮將下而汐又至是清水無出口蕩滌
之時而沙土之滯留於內者日夕有其再此致塞之
由也宋三十六浦往往置閘至政和中慶安福山僅
存其二范仲淹葉清臣開滿涇等浦皆置閘不久以
頽壞至明時蘇松等處多設堰閘而皆屬內地為虛
設自古已來數數然不能盡其道卒無功以至廢然
則如閘者尚當規其要勿狃於目前之便易而後可
以期於遠况其大者乎康熙庚戌大濬劉河隨度天
妃宮地址距海十一里議建閘有三慮庫薄不可久

乃一之始辛亥六月迄壬子三月工以竣於是州之
父老過而歎曰嘻善矣哉劉河有三大灣曰相見曰
半涇曰公塘水勢皆洄漩紆折瀕海而遙至天妃宮
迫於海其勢弩激矢直矣於茲置閘也有五利焉潮
上則閉潮下則啓揚涇已南得以乘水勢滌浮沙一
利也濁泥不淀於閘內使漕漕至鹽鐵永無壅塞患
二利也旱則以閉水滯則以瀉水使旱滯有所恃三
利也閘與海近即有淤澱易淘濬四利也海汴無民
船往來不煩啟放並築月河於其旁五利也從此以
往嚴職守時啟閉歲功以成民獲寧息非蘇同知師

公佐登州守蕭公應聘無以董若成非布政使慕公
天顏無以創茲議貽利於數十世非巡撫馬公祐無
以咨諏入告邀

朝廷浩蕩恩至於一閘之細並加區畫後之人其尚
念創始之艱飭而舉之共為永利矣哉某故記之以
告來者閘長一十有六丈濶五丈水門計有三中濶
二丈有四尺旁殺之塊濶二丈有八尺墩殺之四隅
築石實土以護閘凡二十丈其吳淞江大閘設於江
口宋家橋率相仿云

鐘樓記

太倉鐘樓建城東南隅我州實利之曷以言其利也
曰城之東南屬于巽也水為樊封涇巽之狀而流距
水而立為鐘樓巽之固而迎也易曰帝出乎震齊于
巽蓋巽陰木也巽居東南為巳位代坤繼事而長養
於東南南屬地之陰而東又嬪夫天之陽故居東南
以為用抑震巽二木主乎春震陽木出乎東巽陰木
則位次東南以相配焉四時之令春為首而巽能操
首令之功故後天之巽以襲先天之兌而不辭其權
也且夫樓之建也太倉之文教風俗尤興焉何也曰

兵者入也故其象為申命行事元卦之屬兵者莫不
有文教風俗之美焉小畜之懿文德盡之振民育德
觀之觀民設教始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
此志也易曰巽為風又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之
為物善動而有功故其微以彌速也鐘樓之利於州
也信矣哉按元延祐四年海寧鑄鐘成明萬曆五年
兵備道王公叔杲相形勢建樓以移置今康熙十一
年樓漸圯太常王公時敏與憲副錢公廣居竊慮之
告之知州張公良庠州佐單公國玉伙助以再建工
始於壬子十一月竣於癸卯其月其協贊者釋本劬

鳩資者諸生王玠顧士璉督工者里耆吳邦義也樓
四層高數丈較昔倍三尺前為真武殿殿之後擬建
文昌閣暨僧舍以守之若所謂樊村涇者水出於東
南而莫之浚尚以俟後之人濬而通之全其所為巽
之之說焉州人黃與堅嘉鐘樓之成為之記而系以
歌曰

樊涇之西水連瀉屹而砥之需班倕架樓十仞崇有
奇繚虹緝霓加陔陝崩方憑焉履躩跼埤坳若帶橫
穢禮千家鱗次環相維草木被野綠猗靡繫惟憂然
眺覽奇於以風教爭颺馳賈董文章世所師鉅卿天

士肩踵隨爰追昔賢肇宏規歲久霜雪嗟俯歌而今
時新不一暮重欄曲拱摩雲遠弘廡一擊聲四垂蔭
叱驚疑神鬼怡寶幢法拏爭護持百千億年長在斯
永永福利成洪熹儔其紀之古銘詞

無錫縣誰樓記

自古名勝之地往往有賢守牧作游觀於其所相與
賓客僚友燕閒為樂而士之有文章者載筆以書之
於是乎有記余謂地之名勝者其山川雲物常在人
耳目間歷千百年不少變無庸記若止書其游觀之
美與夫締構之始末而蔽其賢能與政事之實又可
以不記脫記之亦末矣我無錫縣治歲久傾圮自三
韓吳公蒞茲土三載報最因以其時次第修葺而誰
樓之不庀飭者三百年所矣公於是周覽太息蠲賢
鳩醵廓故址而載建之樓既成翼翼然輪奐巍壯為

江南麗譙之首而顏曰來悅夫悅與來非三代之治
有以大服乎民心無以致此昔者葉小邑夫子告以
近者悅遠者來其亦以守牧之於民必有以服其心
始可以言治歟我無錫濱湖而處易於稼穡民皆操
力務本而地廣物夥凌囂間作故其人亦易疑而難
服惟公慈以信恕以斷寬大以果毅其決微芒辨毫
末世之所不及而退斂於不用噢咻拊恤加意懇懇
不率者法以督之復不竟其法故法具而民不傷今
天下事叢條密為守牧者勢不能踰弛以為治而礮
而張之又懼其鈎鉅折亂失其章程不可以書畫如

公者除破觚之姦去束溼之弊稍稍寓法於民民卒
以大服揆之曩者來悅之言固有曠代而同軌者公
之名斯樓也世亦可以顧若名而思所以為治矣乎
公既以治邑為三吳最余以屬子民熟識公知其賢
能與政事之實不勝書也而舉其略以著之如此若
慧山雲起樓亦公所建也記者既多矣余謂當先次
其公所以信於民與余所以信於公者故雲起者余
所樂游也而略而不敢載以全我子民之義焉七月
二十日黃與堅記

西湖記

西湖者古人之所不能記雖記之而有未盡者也余記之可乎余庚寅寓湖上山則童而水如故丁未秋給諫金公從武林歸余倍道趨之復次於西湖山之童也如故水又小異焉以傍湖所栽荷散漫於湖水之上而水若稍狹也時八月既盡新雨斂塵莎草柔滑余於夕陽之頃緩步堤上殘荷種種颯然林立香氣猶披拂杖履間余顧而歎曰荷之盛也如是乎或謂余曰比歲以來人割湖水為界栽荷取前歲為業於是六七月之交花開數十頃西冷上下紛溶馥郁

不可以目竟此曩者西湖所無也余復歎曰嘻今而後物之盛衰余不得而臆量之矣乎夫山與水天地間之有常者也時移勢貿其尚不得而知而况物之無常者乎余童年過湖上游南北兩山於移高輒數丈蒼翠蔚蔚輒幾十里不三十年而昔之剝蝕風霜蔽虧日月者悉蕩為雲煙矣余既以童山為歎猶得於兩堤內外指點殘荷以柔櫓輕撓沿洄玩賞未必非幸也抑聞之我荷者其盛易衰不能數稔夫以數百年之喬木尚不能以久恃而何有於荷乎余感盛衰之故有歎焉故書以為記

功臣山遺蹟記

功臣山者錢武肅王故居也今為寺又名功臣寺表忠觀碑云錢氏墳廟在臨安者十有一付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度其徒一人世掌之觀乎此宅之改為寺而屬於僧也舊矣余過而歷覽寺如故當時之繚垣複道石甃僅存者猶得目數之或云吳越王其後闔屬徙河南九世子雍髮於此曰晉光以故捨為寺寺中古挂一株云是故所植折而東一井攔以石綠莎叢叢然曰婆留井武肅始生時棄而復舉之處也折西曰鎖井蓋以石穴中竅其旁可屈戍時蓋武肅

於是設監以司其啓閉也他若馬帶橋藏軍洞諸
故處率蓋廢山椒功臣塔傑傑然其巔於長踰丈矣
又折而北晉光塔在焉又有名朝天樓者址尚存曰
此吳越王俶所建也夫吳越自鏐并越州即居於抗
傳子元瓘孫仁佐迄弟俶無居於臨安者斯何以緝
焉當武肅時唐昭宗封臨安故處為衣錦山武肅歸
而宴於此山之草木得推榮錦覆之後名其地為小
錦營於溪橋亭館猥以錦名者已慮數十處夫十錦
者時故豔稱之非古也而况朝天樓之無稱乎天
下之傳會為奇卒無可信者名山水為甚余故舉其

一以類凡焉

錫山華氏保墨閣記

余觀夫世之好書畫者夥矣惟好

未以深

榮高且以扁鏞之鯁鯁焉懼其

之不固也而或謂

人所恃以長存者先道德次文章其二者胎傳不可

以世計若書與畫雖其藏之久不數百年而盡矣人

顧舍其色之長存獨營營

切之早壞不幾於不智

乎噫人之所好紛馳雜逞何可勝窮若寓於斯二

者可謂善矣而或且議之亦以所好者其尚徇於私

無與乎人源本之大也錫山華氏始南齊孝子寶暨

元末靖孝孝通諸先生率以孝稱靖孝之母曰貞節

時有貞節堂詩文卷後人以時粹墨軒吳文定公鮑
庵記其事已而卷歸學士鴻山公今復與三省公詩
卷歸華守固先生於是先生為閣以藏之顏曰以墨
以告余屬為記余嘆曰孝之傳遠矣凡先世之遺墨
其傳於子孫者久而漫漶一失至於僅存一二
其尚可以垂後人况如是之備美乎余惟天下之能
蓄此者少矣其數世而存焉者抑甚矣以華氏綿
延奕世世不乏人而卷之得矣不能更僕至先生而
始羅致之銅留之凡世之有形者成毀一不可
久恃惟忠孝節義常以其無形者歷

大抵然也由此推之若守固謹守曩德無少廢墜
孝思之遠大微二者度可以永傳而或
其略也書之如此

錫山秦氏寄暢園記

戊申五月顧吏部松交招余全徐月鹿錢濤雲兩吏部集家園坐未畢松交顧余而言曰余無以為園若梁溪秦氏園非所能及也園有古木數百株若仰若覆臺榭之側昂然聳特而蒼翠鬱鬱者皆幾百年物也引慧山之水滙為池破為澗晝夜滴滴然潑洄瀝瀝瀉於檐楹之下者歷寒暑不竭也噫此豈人力也哉余聞之蹶然而嘆然余之不至梁溪也十有餘年意以為斯園也或松交譽之過未必其果如是也七月便道梁溪少憩焉始游於所謂寄暢園者即而觀之

信然復嘆曰嘻斯園之至於今而益著也難矣哉昔鄒思谷先生之為園於慧山也以山之山為其山山之水為其水重樓複榭叢臺曲館彌亘於九龍山之足粹而舉之莫既其勝也不三世而割裂剖折屬於他姓其僅存者則又傾圮頽壞悉蕩為寒烟蔓草不可復識矣獨是秦氏園者創自端敏公由中丞迄今數世無少廢今復得對巖太史緝而新之如是其可觀也夫盛衰成壞物理之常宜無足恃者而得人以守之則若有其可信焉人之所以貴於有賢子孫也子孫而賢矣雖世之重於園非如園之可必者我且能悉心致之而何有於園哉園不足道也

貞節堂卷記

錫山華氏保墨閣藏其先世貞節堂詩文卷余戊申
四月為之記八月守固華先生復以卷示余余覽而
次之曰華母陳氏者元都事華公子舉之妻幼武之
母也貞節者二十八而孀歷三十八年而旌堂故以
名也為堂記者禮部尚書于文傳後記者遂昌鄭元
祐也為堂銘者侍講黃潛而為母贊者臨川危素與
古滕卜祖仁也為母詩者趙賢吳壽仁等八人而序
其詩者李祁也凡其為文者皆元之大臣與名人卷
成於至正時迄二百餘年而補圖者明待詔文徵明

也華氏十四世致科第者十八人已亥成進士而與
余同年者復三人皆節母後也藏其卷於保墨閣既
既守之而字守固者節母之十世孫華壠也余以先
生屬記之不敢辭記而系以歌曰
母之節慧山與峙兮母之澤惠泉與永兮孽若文麟
且煥兮卜世十有四而以嗣孝子垂後人兮

池上草堂記

人之有取乎水者以其德之似君子而以為可樂也
泓泓然澄以澈物之臨之者畢照焉類夫清以辨者
浩浩然洗滌以灑物之投之者美醜無別焉類夫
寬以容者汨汨然去盈就卑於物無所競而物莫與
之爭類夫學道而達於其養者若其凝凝然水所匯
積而謂之池也者是水也無所謂歆薄之觀洶湧之
勢與天蛇蜒不可名之狀又水之靜者也吁水之德
如此而人之取乎水也其亦思所以似之無徒以為
美觀矣乎如我梁溪秦吉生先生冲其若挹也汨其

若虛也穆其若汶汶以自愚而澹於古處也余深思其人無以似之亦似之以水而已矣先生居城東白水蕩今為池池止六七畝水深不可測城中無浩漸若此池者循池左右為隄為陂為亭與閣皆取勝於此水舊有堂前後各三楹吉生日以詩酒徜徉其中堂以外舉徑之蒙叢廊之圯壓與草木之蔓延翳塞不問也一日者余與先生飲池上適風雨颯至垂揚綠波姿態不齊為之翫膏彌日已而暮霽得月俯仰之間煙靄空濛水光蕩瀟又悠狀其有會於心也余樂而忘之先生舉觴屬余乞為之記余惟水之可樂

者在乎得其意而已矣儵魚之樂於水以其不知為水也人之得既與相似復與相忘適然以樂之而亦如儵魚者之樂不知其為水此莊與惠所以樂於濶濠之上也若以是為可樂而必物物焉決其脉濬其流曲折其瀾漪且為之壘土石以過其勢築臺館以濬其波是將役於水而矻矻以終歲君子之樂於水也豈若是哉惟吉生之樂異於此余故取而書之以見夫天下之適然者偶遇之皆可以深相得而君子之取乎水者又不獨其水也

達觀堂記

達觀堂者余吳門讀書處也堂之主人畢萬後性嗜菊歲蒔二三百本夏秋之交涼露濯濯菊乍長有微蟲勃窣泥土中旋起噬其為曰菊虎萬後為草菊虎撒大索之其治菊也專矣花開時環列此堂中吳下好事者相與聯袂縱觀賦詩吟賞而余亦得啣杯酒日從倚其間可樂也久之主人移嗜於樂府傳歌點拍描摹韻事有馬東籬肯酸齋之遺風新詞一出梨園踵戶購求之而於菊也如棄矣曩者種菊處荒草蔓延余顧之而歎已復笑曰此達觀之所為稱乎菊

之為物舍春夏而榮似幽人辭衆卉而獨芳似高士
歷嚴霜寒露而不渝似貞夫與傲客菊之德如此雖
終身好之君子以為非過也顧今之好之者不但好
已也其於菊也必將固其本扶其枝防護其初生之
跗與乍含之萼營營者百餘日菊始即於成而又不
能假手於不好者菊之累於人亦大矣昔陶淵明之
愛菊也無所待於人適然以為樂如是已耳必若今
之所好而後可淵明將棄之不服其能愛乎人能以
其所愛毅然去之始可謂之達也者若其繫而戀之
舉天下之物皆足以為我累豈特菊哉以達觀之義

寃推之而及於菊天下之物所宜去之而釋累者固
不止於菊已也主人以斯堂請余記恐其所推之未
廣故以是告之

倦圃記

禾故無山也若求山於城郭中非攬土石疲人力以致之無以為故凡為園者罕稱焉禾之西南隅名范蠡湖者宋勸農使岳珂著書其所迄今金陀遺跡猶可考少司農曹秋嶽先生於此濬流壘石園以成珂號倦翁先生因之名其園曰倦圃而禾之園有山木可觀者遂以是為甲是圃也先生授其意於為山者以次踵成之突為嶺窪為谷衍為岡泐為泉宛延繚曲為隄與步仰跂俯拾趣致盎盎然滄鬱環抱若一一左右於人無屈界而揅揆者圃之內屋宇不多構

高下相綴屬軒以敞者可讌集邃以復者可寢處盤
折以繁紆者可延佇而遐矚四時寒燠花月雨雪並
有棲息翫賞之處其水木竹石皆有以悅於人一無
所虛設園之大畧如此余觀世之為園者侈言竒而
不知所為竒夫天下山與水其靈譎詭異不可勝紀
人欲以攢致之力矻矻與爭勝勢不能勢不能而益
為之者且憊矣故余常以為凡人之盡力而為竒者
當彷彿求其意意得矣水木竹石雜然以置之可以
合形輔勢而竒出焉若斯園者其是已先生之才宏
以博精以瑋其表見於世者舉天下綱紀之大節目

之細除朽出新各當其可今屏居燕閒少寄興於游
覽築之丘如滌之淵如嘉木異卉爭植環列蒼如而
蒼如嘻先生之有為於天下如此圃矣余寓禾浹旬
日與先生宴集其中班荆握手往復辨論深歎先生
之才大而不可校若寓於詩文而與余酬和者尚其
瑣瑣也况園乎哉蓋余於先生觀其小知其鉅又以
勉天下之為園者也不可以不記

懶真堂記

攜李世以項氏著其第宅綿亘城郭中甲中燬於兵
項子崑雪於廢址築堂三楹顏曰懶真項子故力學
喜交游四方之登其堂者賦詩以贈余先識其人矣
曩者崑雪游我婁余棲跡海上不及見比至攜李過
曹秋嶽先生問之曰攜李有以詩文從先生游者乎
先生輒以崑雪對余於是汲汲求項子適寓精嚴寺
與崑雪近因得識所謂懶真者堂之前石一拳叢木
三四抹堂以內空洞無長物几榻各一崑雪讀書賦
詩必於其所余與崑雪執壺觴搏勝負相為豪飲亦

於是乎在余於是往來常數數遂若堂之為我有而
忘其我之為斯堂客也峭雪語余曰世之為堂者率
以鼎彝書畫世間可貴重之物充物其中余非不好
之貧而無以為也惟四方之以言贈余者夥矣余將
以堂四壁磨刮研澤使世之能書者次錄之使其言
之長存而我藉以無忘以是為可寶斯已矣余歎曰
嘻善矣哉顧子意則善矣說有未盡焉余童時過攜
李其煥煥然翼翼然瑰麗而軒舉者率項氏之宅也
今離折廢棄蕩無一存惟裏教公聲施綿邈去今二
百年爛然其不哀由北觀之物之成敗不可知而人

之所能自致於天壤者蓋庶幾其永存也以峭雪之
才圖所以不朽而人之藉以傳者多矣其於區區之
記載何有哉余故以項子意之善蓋為推廣之請以
余說書於壁

傳經堂記

古經學甚重矣漢詔諸儒正五經同異博士諸生各以韻家互為講肄迨宋諸儒以漢儒之指較論得失歸於義理而經學以大著顧其後沿習而為制舉之學人以此射策決科而譌說繁興不求其本土之戾於道者多矣余生也晚猶及見明季諸先生以通經學古為事然或固於辭而略於義各師其智未能深求古聖賢之指而躡駭龐雜道以逾晦此皆失傳之過也古之治經者必以傳為正六經之指淵源無所自謂為無本之學不足以為教故得其傳者支分派

析必嚴慎以得之而傳於後也亦兢兢不敢易惟世
之賢者篤志於師承雖死生患難不移所守得以相
指授為傳人否雖子若孫其祖父不能徇而與之也
嘻難矣哉浙之塘西卓氏自忠貞公數傳至入齋左
車珂月三先生皆以經學顯其孫火傳遂以傳經額
其堂天下之士與火傳交者輒相慕悅攝衣登之知
三先生之學不衰益以歎火傳之能綿延連續以至
於今也當暴秦之時經之堙滅極矣漢初伏氏於兵
火之餘補綴亡缺十存六七子孫之守而貴者以十
六世迨其後桓榮韋賢父子能以通經學致顯爵餘

率賧黜而無稱雖貴不以世由此觀之數百年以來
經之為學傳於當世者尚其難之傳於一家者其尤
繁世不多邁者乎今三先生之學既為天下所崇尚
而有火傳廓其家風肩域肩基相為繼起漢之桓韋
不遠矣余與火傳善聞其有是堂也大喜且厚望焉
為之記若其堂構之工與夫遨遊眺望之美其小焉
者余弗敢及也



看奕軒記

余生平無雜好惟古藏鈎之法以行酒輒為之至於奕雖古人數數然余不以為意也世之於奕而爭其得失者衆矣當其局未定若局之得失所必爭而及其竟旋覆之余不知夫爭之者之何為也豈非以其心先已動於得失之故而然耶凡人心出於局外則靜且安入於局中則棼且擾故雖技如奕亦必至精以巧者能適然當乎此心計而目數之否固不知其可耳其始也倏淡乎容色滯乎語言專以其心致乎斯究之所措惛然其錯亂而人之觀之者不自



以為意或反推見其得失即不好如余者亦能從旁
睥睨稍稍竊窺之嘻天下事率如此獨爽乎哉故夫
世之局中而爭焉者揣其始若不得不然而究觀之
未有不為之太息者也吳子菌次由中書歷兵部員
外郎出為湖州守其處局中甚久始退焉處局外甲
寅僑居吳下因取杜少陵疎簾看爽之句以名其軒
余惟與菌次撫塵而游者二十年所見於世之紛更
規畫反覆去取以至於死生得喪忽然忽不然而一
無可恃者皆爽也余將與菌次沈懷邈慮浪視與聽
以返於希微淡漠之鄉乎亦極其耳目之能縱觀逝

覽知夫天下參差變幻莫可勝窮而一從運會之坎
流乎抑與之罟其遠望穆其深思舉古今千百年歸
於一瞬而所謂興亡治亂其皆如夫爽之得與失也
脫其渾忘乎姑記之以質我菌次

想想園記

古聖人所以戒人者意而已矣至於後世人之知識紛馳益以滋擾於是釋氏有想之說益以想為戒其為說也以想之幻也亟亟焉去之要於我儒之指未之或迤也余少讀隋史以為煬帝之在江都其亂亡遺蹟必有一二存於今可以寓覽而憑弔者已過雜揚游其原陟其墟潄潄然莽莽然蔓草之紛糾烏雀狐兔之棲窟有之矣蹟於何有嗟嗟觀於此而世之為園者亦可以少悟矣乎幾百年來揚之廢興成壞不可指數人欲以區區之泉石疏之纍之點綴塗飾

之沾沾以為樂若終焉者亦見其蔽矣明末天下將大亂而揚之為園者滋多獨我孫新齋先生以想園者命之夫豈無說以處此余又常觀釋氏之書矣其言想也以為想之所至為城郭為山林為鳥獸草木無所不具此釋氏所謂幻聚之說也天下方搜攘多故崑岡之火熾然燎原舉世之有形者爍其煨燼所謂園者夫獨非幻中一物乎以幻而名之即我儒之說不得而非之也而新齋之以想名者其亦有見於吾道之故而為是超然者乎迨其後先生之子坦夫復以想想園命之或謂其說也益以幻余又以為不

然夫人子之事其親也苟可以盡其心無不盡焉父母死而思之重思之想像之餘優其若閭肅其若見死亡幾十年而恍其若生與存至所為園名者其猶重思之不敢忘此孝子之志也天下豈有孝而可以謂之幻者哉從其前者而觀之園固世之一幻也以想名者坦夫之益以想也非幻也誠也余觀坦夫之所以思其親不敢忘其想之之說者甚有合乎我儒誠意之指余故急著焉

增綠閣記

孝豐極吳興西南境內之山盤亘環錯可四望而縣署頗陘隘復偏下其後有崇岡蔓草叢雜莫之築而登焉非所以為安也令君揚保極於巔建小閣閣三楹濶牕疏櫺前後洞豁俯而矚覺諸山離離出我下宜皎月宜霽雪宜朝嵐夕靄當其林木晻曖綠光叢叢然時乃往來擔柴之下交睇不暇給君曰若綠之以閣而逾加也翫之曰增綠余登而樂之曰斯閣也非君之以安於此而為之者歟而余以為不然豐自甲辰以前其民困於逋賦日以逃亡其官長紕弊相

承大為患若君卒瘁拮据毀家鬻產以代償之其失業者復使之率勤力作予直以辦賦如是者五年民得以復故土養恬飽嬉而為之令者亦得宴安無事以優游登眺於斯固焉此閣之所以成也今君治行稱異等將不次用於朝而猶建此閣以貽後人後之居之者其無忘君償賦功徒以是為嘖嘖矣乎余故書之告於豐人亦以知斯閣之難成而居之者之不易也

當恕軒記

王子惟夏性善飲乃者不得志益眠之晨起未盥漱即狂叫促酒至引滿痛飲及暮不少止日之飲食不問也夫人所不容已無過於飲食飲食尚可廢而人可以禮法繩責之強所不能乎此者惟夏於宅西偏築軒三楹日從此飲仍取淵明君當恕醉人之句以名之曰當恕而復招余飲軒中屬以記余笑而謂之由子之荒於酒也實甚余必不發言夸詞以助子飲也審矣匪直不助子已也必將肅容厲口切切以戒之曰子必勿飲子即飲必勿多飲至沉寔也子即多

飲必旬飲為日而且月與年也且古之善飲者多矣
不觀之阮嗣宗乎夫嗣宗非酒人也其意氣寄托非
常不得已而放乎酒者也當登臨廣武觀楚漢戰處
慨焉歎息顧盼落落然有驅略中原之志使其得所
遇少自豎立豈無所成就乎哉已知時不可為而身
焉放恣至於窮途往往痛哭此意也自古有志之士
懷竒不遇舉其約結於中不言不能言之又不可者
一慟以發之快矣哉彼雖異於古聖賢无悶之學而
謂之荒於酒蓋非篤論也今惟憂磊砢多奇之士
將終於酒湛溺以自廢乎抑寓而逃焉庸以此胸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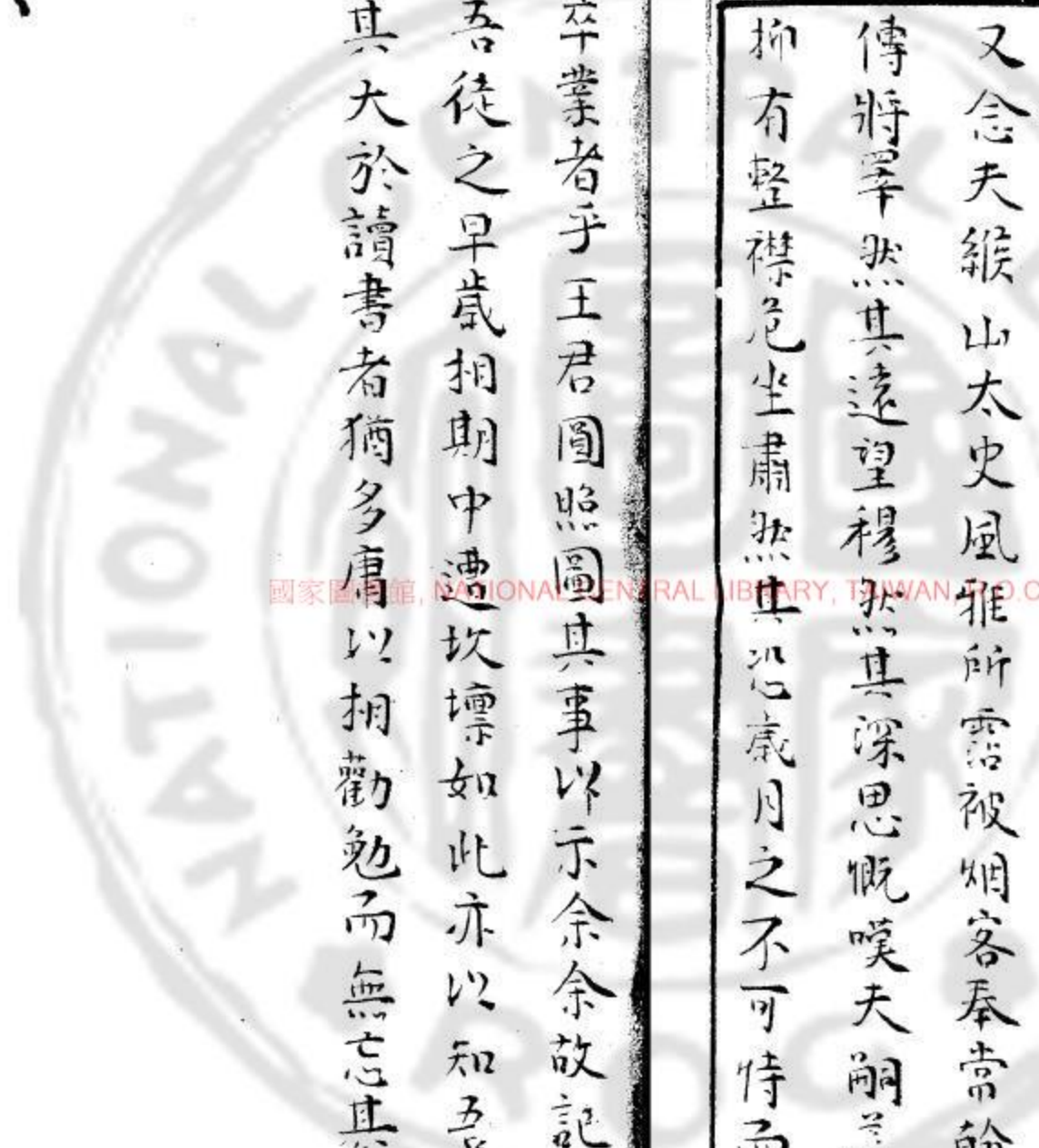
者銷其憤懣乎亦感繫填塞酒盡而繼之以歌哭尚
友於古人乎余愀然語之益與飲酒

竹屋讀書記

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古之學者向精於
德外肆於六藝以迄方名象數無不通曉幼之為也
策名委贖以勲業者見於世壯之為也若強仕之年
無所樹立徒鍵門掃軌悴心於古人之載籍君子以
為非時矣余與太原王子懌民同學二十年雖不能
自勵於古聖賢之教然志存當世常汲汲以求之壬
辰因几席輒舉以相告曰我兩人之志豈獨在讀書
乎其務鏃礪以有成出處必共之若不以功名去無
相捨也亡何余貢入京師踰三年取一第又三年世

歎偏反將軼軻以終老迄於今所恃以為樂者亦在
乎讀書而已矣憚民數舉於太學不一遇將循例乞
升孝粟間母喪歸而哭成禮偃息於東郊之竹屋其
所為讀書者猶然似余也憶疇昔出處必共之言矢
之旦旦豈以為息壤乎哉余常過所謂竹屋也者貧
簞數畝重陰翳鬱泠泠然池水環抱而澄澈也若以
四時餘晷棲息其間念文肅公賜閒之後於焉燕處
又念夫緱山太史風雅所需被烟客奉常翰墨所流
傳將罕然其遠望穆然其深思慨嘆夫嗣天之不助
抑有整襟危坐肅然其心歲月之不可恃而寧思以

卒業者乎王君圖照圖其事以示余余故記之以見
吾徒之早歲相期中遭坎壈如此亦以知吾生之事
其大於讀書者猶多庸以相勸勉而無忘其初志也



韓園老梅記

江陰韓氏園相傳二百餘畝自宋仲十公迄南陽
守念源公垂五百年栽梅以幾千計其老梅至有二
百餘年者甲午念源之子旨三燮公招余集於此見
其庭中二株尤奇絕技幹皆鐵色上下盤曲尋丈許
相其形似如亂石之縱橫一無常態如虬龍之夭矯
牙爪鱗鬣兀兀然一無所拘束誠哉其可觀也時余
始而駭繼而喜徘徊樹下不忍去嗣此十餘年余經
行南北所見老梅亦夥矣卒無奇若此園者癸丑夏
五月復過而題之前此旨三已即世其庭中老梅亦

於是年死吁人之重於草木也甚矣人且脩短
況梅乎且夫梅之老也不知蟠根托莖始於何時
尚忽焉以凋落何有於人之弱不其早折也雖然人
不可與草木同腐朽若所謂老梅者惟其質之奇為
余所親覩故得而言之否亦徒顛仆於溝壑委棄於
斧斤耳顧人之於草木也何如其亦於百年之內思
所以不朽者庶乎其可耳爰公以余之惜之也請為
老梅記書此以告之

渡七鴉日記

自太倉七鴉口至崇明施橋河海道四十里余於
非海也北高家嘴南擗角嘴攔南北大洋水此僅三
江水從入海清濁相搏激味淡而不鹵然勢雄悍海
如之余故懼焉而未之或過也癸卯總鎮張公為我
母喪祭於家余請崇謝侵晨帆而東微颺濛濛然不
數里風大猛海中浪濤然起高可數丈許舟子戢迎
之歎沫入舟中衣盡溼所從僮僕數人皆失色瞪而
視余顧曰若驚耶盍視天舟之掇舵者凡行大海中
一舟之人寄命於舵工今風濤大作人盡怔忡如擣

工意陽陽笑語如平常蓋於中數往來知其必無
慮也因歎曰嘻我今而知天下所謂險者類然耶夫
天下之所謂險者不一矣間其險而莫之至以為稍
諷焉則危矣及身至之而所謂險者止如是亦怡然
處之耳彼杞工者生海濱幼而泗水為戲弄壯而日
操舟洪濤巨浸中視天海猶其小者也故其怡然者
如是也否雖業乎此烏知其非海也而以為極險也
瞿然已之耶人當不可為之時躁率淺決輕其身以
營尺寸固非矣若迫於勢之不容已極於時之不可
緩而逡巡却顧坐失機會之乘一無所成就則亦有

媿於杞工矣日日者人皆渡於此而未知余所為歎
也是以記

吳興諸水記

湖州府治南曰江子滙者諸溪之水畢聚焉其入水者西之清源門南之定安門出水者東之迎春門東北之臨湖門而已世言吳興諸水曰苕霅土人又以爲苕自南入從滙出於東霅自西入從滙出於北有兩股無情水之諺嗚何繆也夫所謂霅溪者江子滙也諸水會於此聲霅然故名之然則霅之名雖廢可也苕霅何以並舉乎余觀吳興諸水漫延灑演而窮其所自出於諸山山衆而水亦衆其勢然也然水然而爲諸水所會者惟苕與餘不二溪而霅不與焉

蓋二水固發源於天目也天目極吳興西南苕出天
目陰水從西來入清源以至滙餘不出天目陽水從
南來入定安以至滙凡西條之水莫非苕南條之水
莫非餘不其本然也夫吳興之水皆歸太湖太湖之
水半取給於吳興諸山之水而此二水獨出於天目
山山大而水亦大又其理然也余昔者常至孝豐與
臨安矣蓋苕溪自孝豐始餘不溪自臨安始也苕自
孝豐而東至安吉衆水入焉復流渾水瀆至丘渡獨
松水入焉而東過梅溪合諸水為龍溪北過彭淮今
常湖箬溪四安塘諸水為西溪皆苕也從此入清源

至滙而出迎春者郡城之苕也其由清源而北會昆
山漾者又苕之正流乎餘不自臨安而北至餘杭
德清過散山漾又過菱湖菰港而西為大灣北為峴
山漾皆餘不也從此入定安至滙而出臨湖為昆山
漾者郡城之餘不也其由定安而東過迎春至潯溪
入吳江鶯脰湖者又餘不之正流乎之二水者從高
汪下濼紆澹迤而無不之凡積為瀆流為塘瀕為漾
與蕩界為瀆與澆皆是也其灌溉東南使土膏物腴
者此水其或颺至橫發湮城郭壞廬舍而為生民禍
患者亦此水也夫滙之所以雲然者以受苕溪餘不

溪前溪北流水四水故然北流水餘不之支流也前
溪水出銅峴山與北流合其後溪水出烏回諸山復
與前溪合則固合於餘不也他若合溪水出懸脚嶺
入西溪四安溪水出石澗廣德諸山入龍溪則固合
於茗也其清店港栖賢港諸水又皆與茗合妙喜港
官澤諸水又皆與餘不合二水之所聚也盛矣哉而
以余觀之茗之受水最廣支折派引入太湖其灌輸
平壤蓋無幾若餘不之水至吳興猶屈注而東二三
百里達鴛湖及滸澱入海而後止較之於茗其功遠
也夫餘不功甚遠人無以稱之若嘗受四至之水遠

與茗抗而有其名凡世之經營曲折為利於斯世人
或不能知蓋乃加怨焉其處有餘之地享自然之福
舉豐名厚實拱手歸之且他所有以為其能者往往
而是也獨水平哉余故詳記之以見吳興諸水源委
如是且以言其淺近者正土人之訛焉

禮部員外郎張南郭先生墓誌銘

嗚呼人以文章之變與其儕偶返於經術而復以其道砥礪末俗止其流靡此二者皆繫乎天下之大非力強而意果不足語於斯然氣類之分黨禍從之以其人之賢不肖少爲差別而嫌怨所積幾殺其軀此亂世之不可爲君子之志所以不遂也先生諱采字受先號南郭少竒穎年二十折節讀書通百家之指張西銘先生與掉臂而起時海內尚子學文詭異先生慨然謂西銘曰盍以經史救之于於是兩人志相得讀書七錄齋歷寒暑無間學大就海內翕然相服

從西銘務寬恕泛交博與先生性嚴毅喜別擇可否
必有過嘗面訶之至慚懣無所容於其鄉尤斷不
少借屨之科目家縱恣多不法嘗歎曰我貴若不更
其俗者當以身祭百蟲崇禎戊辰成進士第三人復
歎曰我志其時矣遂集諸薦紳於城隍廟奉盤匱進
曰自今往勿縱奴僕擾勿聽子弟豪里中勿使私屬
隸官府益為橫渝約者衆共扶責之皆曰諾其俗始
大變除臨川令敦儉約豪右繩以法移疾歸士民泣
送者幾百里不絕先是西銘先生舉復社先生歸也
號二張先生從游者甚衆亡何復社之禍起時里中

猾私受富人金先生怒答之銜恨至京師適吏吳下
者與政府相媒孽往告曰若所為復社者非黨八
是可一發而破也列疏論其事下巡撫都御史提學
御史問狀皆以實對言溥等無罪詔切責提學倪公
坐貶秩歷五年西銘死詔責耒各自陳先生上疏訟
寃曰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
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思宗
直其言釋不問已詢輔臣張耒盛王贊何如人欲大
用會世變不果蓋思宗未嘗不知先生也先生居家
州守劉公士斗錢公肅樂先後嚴重之凡立保甲

作嘗平倉講鄉約卒已設粥賑饑民率先生所建白
錢州守輒以邑蠹詢先生或顯言或作片紙其以報
巨猾覘得之銜次骨甲申起禮部主事以清制舉嚴
學較正人心昭聖德四事入告陞員外郎乞假歸留
都復不守時兇黨蜂起謀洩怨結先生出擁之去操
巨錘奮擊至死會有僧某乘間負而走遇救脫因復
甦自此世搶攘迭從竟嘗嘉之鄉日悵、南向泣而
已如是者三年遂卒嗟、先生之志矜異邁俗欲行
其道於天下當世亂小人日以恣尚以特立之托抱
其韻俗死、鄉國之間有不自暇恤者矣其剛方嫉

惡性而具之亦有至於死而不悔者歟時為先生保
全者感入髓或乃肖像以祀然善類祇自保不若此
人日嘯聚勢足以為惡先生之得啓手足全頂踵正
而斃者其亦天焉耳壬午兵使者程公岫定海亂人
材謀畫出先生居多已究心理學以程朱為宗嘗過
紹興劉念臺先生率其子弟互講論喜過望封黃柑
四枚馳數十里外為贈尤充然有以自信云所著有
知畏堂集十六卷太倉州志二十卷他所編輯凡數
種先生之父鳳異公號觀海州學生贈如先生官母
蘇氏封孺人配秦氏如母封子二人長于臨次于婁

州學生先後卒女二人長適高雲芝崑山學生次適
楊靜嘗熟學生早卒孫四人某于臨出某：：子妻
出年五十有三卒於戊子七月二十九日即十月某
日初葬州之東鄉觀海公墓先生之甥金起麟輯遺
書示余且告以葬余惟崇禎間詔毀私祠菴院我黃
氏毀藥師菴有大力者袒搆難先生始終力救解得
無患至今思不忘余又少以其文為先生所深知是
宜銘：曰

金銳而剛火炎而直秉性於天曷其罔紬矯首抗辭
厄之危時龍蛇失所賢人齋咨彼塚贖者盈塞四野
網絕紐弛年不爾假邈矣天步三尺之土孰繫於茲
社而祭之

呂石香先生墓誌銘

太倉呂氏世以其族居漆浦致科名者不絕累傳
良弼生子二長先生也良弼好乩仙術乩附而書曰
汝長子玉京仙客也名曰雲字字曰石香父悅而從
焉先生少穎異為文抉幽鑿陰無一猶人語張西銘
先生大奇之為吳江博士弟子邑之吳沈諸大姓各
各飾供張盛館餼致先生湖州孫孟樸往來翁聚若
金沙宣城若海昌武林豫章臨川皆以姓氏相要結
時西銘主聲氣操國枋海內靡然以從稱弟子者四
千有餘人顧必以先生為之首吳梅村先生負重名

名乃次梅村亦數數為余言不以為過也西銘死人
乃益趨之重郵乞文無虛日先生頃刻答數十辭條
豐蔚如宿構文凡三四變皆世所矜異提學御史暨
撫按刻意求先生嘗一歲七冠軍試於鄉卒不遇性
至孝以父瞽日不離左右盤匱禴廁必躬省視河南
薛行屋太史欲疏薦修國史力辭之父死延張南郭
先生主其喪窆窆皆盡禮坎穴時發土下三尺得一
刃人大驚先生曰豈以他忌遲葬我父乎卒瘞而封
之踰一年乙酉七月晦清兵掃村落先生戀母不忍
去刃傷顛不食三日卒年三十有六子一桂星天遂

無子所著有古林集今散失惟行卷篇僅存嗚呼先
生好沉默寡言笑退然若不勝才極敏多識古軌事
詩文絕瑰異與師友篤摯有終始雖死生患難不搖
動當西銘黨議起蜚語指十哲首先生詔旨下詰責
禍旦夕至先生若不聞其識量有過人者矣余年十
四受業於先生猥蒙西銘與先生交器余猶記壬午
夏先生謂余曰日者言予今歲過於鄉未可信顧念
昔庶子西銘先生於澄江語余曰予今者其過乎過
則我擔子荷矣及其驗而西銘又早世子媿不克承
倘予幸而過子任之其勿墜我言乎乃先生卒不遇

不一歲死於兵二十年來聲銷影絕舉昔日二三緒
言茫不復數余幸獲一第中遭沮廢迄於衰遲不得
已而欲為先生少次其遺文又散軼不可以復得先
生死而後死者一無以傳之余之愧於先生者多矣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二十八都故阡其從
弟雲錦乞余銘吁非余孰銘之銘曰
利以缺穎以絕坎其揜之霜丘火穴吁嗟乎木之沒
若生名之翦若蘖

曹府君墓誌銘

康熙癸丑曹子韓偕余纂太倉州志是年冬將竣其
父母而乞余銘曰昔者張南郭先生輯州志以自載
筆不能紀先美我父內行淳備號長者格於例不敢
以傳請韓死有餘責子其詳書之以銘諸幽竈我父
母亦賴以不朽余嘆曰子之言何悲也余之有是役
也於邑之前賢遺行殫力搜次惟殘闕是懼子之先
人懿德未彰不以踰例余敢恡其荒鄙之詞終於緘
默以徼大戾乎按狀曹氏系始宋武惠王其後扈蹕
南渡居常熟福山越十四世至德潤君徙沙頭鎮又

十世至益益生大憲州學生大憲生子二長鳴雷次
即君也君諱鳴霄字仲聲敦孝友父歿喪盡禮奉養
母氏二十年無間事兄如事父家務大小必咨稟撫
子姪極有恩款曲訓誡無厲聲倨色與人交有終始
性和易不為崖岸斬削有以非分集詒者非校也因
於繇役賸暇積歲遺業罄洗饗殮或不給顧於親朋
緩急不少靳僮僕有以貧故求去者輒給資遣之曰
我無力畜汝非汝背我也其寬恕子諱類如此當其
時里中有明經陶養真者言規行矩遠於理學下
篤信君子也君以父命從受業披經藉史悉心研繹

得其指授間常竊舉養真之說排纂鈎貫為書義統
說易經摘彖諸書其意在敦崇實學步武先正不
屑以帖括去取為事世之人或無以知之卒乃連蹇
淪落不遇以死嗚呼此可為之嘆息也已君卒於崇
禎辛巳年五十有一配周氏賢淑勤敏通於禮義攻
苦澁淡以相其夫以教其子卒於順治己亥年六十
有九今以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合葬於十五都之新
阡子四人長即韓府學生次輝勗規女二人距葬之
五日夢君角巾韋素再拜語余曰子墓銘祈公必
之又曰子媿無德可稱通願公不棄遺街結當世世

嘻異矣。豈君齋其力學，好古之志，一無所表見，而藉余以傳之，抑余之文以質以信，尚足以傳君故三十年餘，竟聞魄猶諉誣於余，而使之傳之乎？抑韓之孝思足以傳其父，不俟余言而始傳其或君，道行不可以終沒，余之文亦將乞靈於君，而因君以傳乎？吁！其皆有不得而知者矣。銘曰：

武惠之裔，迄耳孫。引繩削墨，追先民。僕然其歿，嗟沉淪。我作此銘，無飾文。閣史斷屬，以永存。

虞翁墓誌銘

吁！世之所謂道也，孰傳耶？傳不傳，其亦有天耶？翁諱山，字之山，嘗熟人少，駘蕩喜音律，工八分書，寫生做沈啓南點染，有生致能鑒別古書畫，善談笑，與游者累歲月，不厭。中年病，膈不可治，適山東有李生者，精導引術，說本胎息經，深闢啓關，為邪妄翁往師事之。甚恭，生悅而告曰：汝欲知道乎？夫道一呼一吸，惟一之字，龍虎疾亟，勿離其居。欲行我說，如蟲守蛻，如鳥抱卵，無智無故，無距無迎，其庶乎翁嘿然。生曰：汝疑我言有未盡耶？可未爽來，以語汝。翁喜，翌日五鼓起。

攝衣至生所跪牀下良久生顧曰毋自欺而已翁悟
辭歸以其說行一年病已二年體輕三年額內隆隆
起膏愛一孤松露坐其下不臥不飲食三晝夜乃去
見者以為仙人也棄家游吳越諸名山賣藥光福市
中顧大宗伯瑞屏聞而致之與游天台山別去游雁
蕩瑞屏贈以金翁却之曰道人無須此也未幾世大
亂歸而行賈纍千金買一婢生四子女學乃廢已年
老金亦盡悒鬱不自得取先者淮陽所得琵琶教調
入諸樂府雜彈之嚙齒而歌聲嗚嗚自以為絕世
世無知之者翁故余與善年八十過余曰我儂矣死

則子其一言乎時舉季生所授復行之術不驗亡何
卒余哀翁而又以為惜也銘曰
谷神死玄牝絕烏乎與同穴咄其嗟矣而師說

李侍郎傳

嗚呼明之哀也幾：乎天下無人矣公諱繼貞字敬
尹號萍槎萬曆癸丑進士授大名府推官陞工部營
繕司主事調兵部郎中副山東主考發策以漢唐閣
寺為問時魏煊方熾指謗訕免職崇禎戊辰起補武
選司已已改職方司屏跡略不得通借帥有營刺者
雖應得陞賞抑不與或啣之復論罷亡何起補尚寶
司卿已卯轉順天府丞隨陞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撫天津已中樞用劉某議撤津登水師會
皇城堡其失利詭言津後期復論罷其後世捨攘朝

廷益念公卽其家拜兵部左侍郎行至淮疾亟具疏
辭未報可公死亡何而明亡公以孤立得主知數數
蒙召見先爲思宗言武臣難知及邊備廢弛狀已具
言水利屯田事皆稱旨思宗知公廉顧曰惟爾稍有
執對曰臣無寸長獨苞直情面自分斷絕思宗善之
壬申登萊兵變當事議主撫欲以官兵仍駐登公投
袂起持不可請調關外兵解登圍亂乃定其撫津也
練軍實飭武備凡城墉塹壘至木櫛砲石畢具率僚佐
佐開屯田五萬一千頃歲收穀數萬斛城中池瀉自
相地鑿渠井得給飲軍民以大安然皆不得久其位

嗟嗟明自神廟已來究闡成習士大夫率以浮名致
樞要操主柄介胄之子亦當緣論擢以曷翳榮已耳
是以私請公行武功日廢天下大亂以迄於亡當公
之時岌岌矣公奮其竒負欲爲國家飭綱紀核名實
稍稍救其敝時且日聚媒若短力排之天下事其可
爲哉語有之木腐也而後蟲生焉明之至崇禎極壞
矣大小諸蠹伏於宮府蒞而叢之如蟲之蠹於木相
屈曲以蝕其滋不至本枯而枝葉稿死不止也雖有
如公者其何以存之况公遽死無以竟若用矣乎公
未死不足以救其亡公死而後之人遂無如公者明

之亡也必矣余是以憮然其故次而書之
黃子與堅曰父老為余言公居鄉遠權勢蕭然若寒
峻可不謂賢乎噫自古門戶起未有不亂亡其國者
當崇禎末人盡急黨與徇其私其獨立行己意者公
一人而已後之論世者尚歎息於斯

謝天童孝廉傳

謝泰交字時際號天童浙江定海人始祖字宋建炎
時為定海令子孫遂家焉十三傳迄封司理公瀚子
五人天童其季也天童幼穎異壯而鏃礪攻苦於子
史百家鈎纂穿穴得其精奧所著詩古文辭鴻博瑰
麗與賈董顏鮑相上下甬東謝氏世以文學著其子
弟先後躡聲聞致通顯天童尤藉藉擅稱焉順治十
一年貢入太學為姜玉璿吳梅村兩司成所知京師
以天童與武林宋京仲齊稱曰謝宋十四年四月與
徐同考職八月同以國子生順天登賢書兩人甚相

得每飲酒至醉岸情過余奮袖抵几縱談稠坐中若無人焉者已復仰天笑自命為狂生先是浙東以舟山民徙內地舟山環舉七十二居民不下數萬口踉蹌轉徙凍餒載道天童出國粟救其困條上收守便宜四事皆所以拊流人於倉猝者人德之舟山故防海重地時以海外懸絕供億煩費遂議內徙虛其地天童竊慮之圖其狀覩縷其本末在都門數數極言不少隱余謂曰子之必與人言舟山者何也曰國家不從事於海防則已若以海防為亟亟舍舟山安屬乎舟山東越之藩籬大海之咽喉也其東入海洋噍

石森矗不能行舟其西距定海一百二十里艤腫通行無礙也其南至玉環島沙其北至馬蹟羊山要害束於此舊制舟山定海各駐大師夾峙犄角使賊艘不能截流渡此藩籬固而抗嘉溫處之堂奧皆安矣舟山一不守揚颿而北直抵天津無復扼吭如舟山者可不為之嘆息乎余曰舟山民業已蕩折矣奈何曰舟山土沃而利饒魚鹽菰米獲且數倍民之失所者皆荷擔而立思還故土歸其人則復其居矣奚不可余聽其言切也數以轉告都中諸鉅公凡都中之知舟山不可棄而孳孳講求於海防者天童力也丁

酉秋京師訛傳海氛侵內地南人率悸恐天童謂余曰所謂海寇者沙渚中乞活耳何能為子勿憂其言卒大驗天童之留心經世灼知時勢如此年未五十不克竟其志而遽卒士論惜之前二年余聞天童之故也不敢信丁未三月其子允昌梓其遺藁若干卷并狀來謁余曰先人執友莫若君盍以一言垂不朽乎余追惟夙昔不忍辭爰次余所深知者而為之傳黃與堅曰余聞定海有慈孝村以謝氏孝友著天童蓋世其德者耶歲乙未余之京師寓吳梅村先生邸中每旦見天童及冠高屐躡階至堂上三磬折始去

夫為其父乞傳也恭謹至如是生平之孝於親可知矣天童有至性淳修篤行人信以為然而或未悉其經奇自負忼慨踔厲如此余故以其籌畫丹山者備載之若詩與文之可紀者固多矣以非天童所汲汲也故弗詳

郭公汾又傳

余常以為世無酒人夫所謂酒人者不易也其必襟期磊落足以豪於酒亦必其才與識博通於古今之故能於飲之時自以其言颺舉鋒發使坐之人意興勃勃然浮白引滿而不厭如是而其人能飲也固善否則雖不飲而所以飲者猶在也若止以飲為事吃糟啜醢盡斗至石雖舉腹而容之徒然其為沉湎之可物而以為酒人也非矣丁未春余寓海寧寺適有郭公汾又偕江子式繩過余坐未定即索飲余喜為出酒盡醉汾又談笑落落然可余意余以為汾又誠

酒人益大喜從此三人日聚飲時有蘇老者性崖異
善歌亦善飲間一廁其中他人不得而與也如是者
凡四十日乃去余生平飲酒之樂以是為最越二年
汾又寓書至且以其行略示余曰蜀鄙之人無所表
見今者年六十矣公文重天下其為我刻畫以傳之
勝於他日諛墓而我莫之見也余讀而傷之許為公
傳又三年不及成壬子汾又遂死於天長之旅即嗚
呼余昔者許其傳而不即為不意其遽死今者即為
之我友已身死不及見若言也豈其讖耶何驗也余
不忍及其死而始為傳以告之顧以不忍之故而遂

食我言則又無以報我友是負責諾於泉下也故略
次其本末以為傳焉公諱奎先蜀之涪陵人汾又其
字也少負才氣讀書於大霍山中淹洽今古兼習騎
射盡其技十五補博士弟子庚午己卯兩中副榜不
得遇乙亥拔貢入太學壬午蜀道梗就謁選任松江
別駕有能聲署府署華亭皆稱使會世亂張公國維
以戎政督江浙間公名題授兵部職方司陞楚監兵
道已清兵至投誠隨閩中授分巡建南道屢以功紀
錄亡何丁母憂蜀報至妻某氏以節烈死子三人皆
死宗族三千人殲於寇存者祇五人服闋遂不仕僑

寓吳興竟客死天長令其為棺斂歸其喪年六十三
無子所著詩文甚夥其煙波草堂集與堅為之序
黃子與堅曰汾又其豪於酒者耶顧其遭世亂也妻
子不自保至於棄其官以留落死汾又蓋有所寓而
豪焉者也吁世之沒其身而無子存者有如汾又者
乎汾又之死也孰傳之余之言又無以重我友而使
之傳則汾又之傳不傳余又不得而知矣

胡生傳

余少羸多疾噉飯不盡一盂自分其弱也墨墨營憂
之戊申游梁谿飲秦職方吉生池上有客軀悍小面
黝削兩目晶晶然鬚髮無一莖白者攫然登其堂吉
生曰此我邑胡生也年八十矣余訝而問之曰君其
精呼吸導引之術乎曰未諳也曰君其生平所處得
得意乎曰無之匪直無之且不幸也曰君其強飯善
酒肉乎曰飯少許他亦罕御也余聞其語以世有弱
似余年至八十者大喜益問之吉生日胡生性好勞
自朝迄暮營營不休此以動而壽者也余唯唯曰是

固然矣然世之手胼足胝而不暇止者衆矣豈盡有
年乎且有年而不哀乎是說也余疑焉益又問之胡
生曰我之至八十也固不知也然而我故無怒者我
未嘗以怒加人其或人之以怒加於我我受之我未
之報也余憮然曰嘻余其知之矣乎人所以為生者
氣也溢則備惜則閉持而爭則墮壞不可救舉其任
乎偏不知所以養之之為也夫一氣也古有生氣與
死氣之說者何哉蓋氣有能生人與死人者也順則
生逆則死故必養其氣始可以養其生而所以養者
何也曰人之養之也亦嚴於水火之交而已矣氣之

為物也藏以水山以火然所謂火也常使伏於水之
下而水火之用成否則水性下而益以下其性一而
益以上往而不歸水火以相亢此既濟與未濟之別
也若胡生之無怒也是善養也是養其氣以調於水
火也夫孟子之論養氣也所係者甚鉅不若生所云
然則以是言之水為主而火為輔又何氣之衝決暴
搥以傷其生也哉余性苦躁不能忍於物竊媿於胡
生也欲以其言自勉之為之傳又梁溪人為余言胡
生少從異人得擊刺術其法製鎗鍼若兩箸利其首
挾以左右擊人盡負傷走刺中要害可立死然胡生

性故無忍者精其術年至八十不少試余以此多之

湯節母趙恭人傳

節母趙氏睢州湯公祖契妻崇禎十五年己寇莫以
烈著其子初授翰林院簡討今叅政公斌也當明季
中州歲屢被民飢聚為亂賊李自成勢猖獗蹂躪開
歸間未幾陷陳州睢距陳九十里城旦夕破母自分
必死以姑老恐驚之辭色不少異時斌讀書北莊母
戒勿復入與俱死已睢城陷母屬其夫負姑遁遂自
經家人急救不得死復赴井井得又出之母怒曰汝
輩豈欲我苟活乎夫女子臨難不死之與死之不以
時皆非也我意決矣言未畢賊環至露刃逼之母厲

聲大罵曰我義不受辱可速殺我汝曹皆朝廷赤子
反叛為亂行寸磔矣遂被殺時三月二十二日也越
三日顏色不少變賊驚異嘆息去其後巡按御史請
於朝得建祠春秋祀不絕迄今二十餘年每三月之
二十一日雲霧蔽塞風雨昏亂波濤洶洶有聲竟日
夜乃止唯人傷之以是期比寒食斌益悲痛不自已
以母故也母性賢淑通大義事舅姑以孝聞教子日
益勤不少懈唯圖亟猶屬語善立身無忘若母訓凡
斌之好學能文章蒞官有聲蹟歸里八盡海其暨皆
母遺教也戊申八月湯公來江南乞余言者再余故
不敢辭擇其節之大者著於篇

黃與堅曰余乙未之京師聞湯母節烈事未有以記
之迄今十三年復從湯公覆觀所為狀生氣凜凜若
未死嗟乎雖千百年我知其如是也其以節烈死舉
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氣足以與世相撻抵至無窮此
死而生者也死之愈於生者也當兵革搶攘時人之
恠於生者多矣其可媿矣哉若母者懿德美行不出
於家猝然遭世亂忼慨罵賊以死雖古烈丈夫無以
或過也

呂節母傳

節母呂氏十九而孀六十三而歿有司循例舉
御史秦公具疏聞奉

旨旌母節已州守白公掉楔表其墓於是里之人皆
稱呂氏為真節母母故適於龔龔死無子夫之父母
貧且老意憐之母以死自誓歸於呂撫其內姪雲錦
為之子於時鬻簪珥營緝績益以苦自勵寒不爐暑
不箠坐一室中不洒掃凝塵擁垤自如也食粗糲止
一器衣疏布紉綴無完縷有止之者輒指壠頭土曰
不聞空中人草衣麥飯不少進乎母性嚴終歲不一

中外敬憚之年六十錦為列凡廷張宴樂固
不許諄諄以儉素相勸勉剛正率如此屬纊時呼錦
曰戎其歸龔乎其置節勿使為若表可也卒之日錦
造冢迎龔合窆焉復求龔族子為之後撥產以歸之
噫母故賢若錦者可謂無負矣里人黃與堅知母為
尤詳謹次其始末而系以詩曰

維母之貞少而不祿遽奪所天翦其髮屬喙息跂行
號哉天獨眷以勿詭亢以勿敵屏卻青華抑絕旨蓄
磨笄委簪匪云多穀積少為贏舉殯為遠
嘯志乃卜式永厥宗曰妣與續窆穴封所表其廬屋

龍章商皇珉石載五鼎凜冽冰霜千人以日曷其紀之
春秋連連

婁東酒春心傳氏於琳姓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三月十八日王爺中錄記識一百五十五頁



先生之學名進士也。其學名。當必有其

於朝先生遠應博學。疏辭科典。姑蘇致為。先生

為。本朝古文大作家。持世榮世。先生並。中原今

飲。百朝。雲。堯。峰。文。鈔。發行。於。時。學者。云。云。先生。而。刊

思。後。集。分。不。及。二。三。晚。年。復。留心。於。園。林。之。樂。晉。山。架。園

品。全。設。鐘。銘。無。虛。日。而。之。分。遊。皆。畫。材。於。本。之。危。末。而。先生

之。全。集。竟。不。能。付。諸。刻。劍。意。嗣。子。廣。文。士。安。復。不。能。能。送。前

一。手。事。白。願。存。不。知。今。雖。愛。先生。之。文。先。印。刻。本。一。部。日

手。扇。如。是。未。刻。願。與。考。文。集。の。十。卷。藏。之。可。也。因。力。云。云。考

其。考。文。集。の。十。卷。藏。之。可。也。因。力。云。云。考

其。考。文。集。の。十。卷。藏。之。可。也。因。力。云。云。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